



劉子全書卷之十五

門人董 場編次

文編二 奏疏 崇禎

恭承新命久病不能赴任懇乞聖恩俯容以原官致

仕以全晚節疏

崇禎己巳復職通政司右通政

籍



臣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中萬厯辛丑進士筮仕行人不及一考前後以丁憂患病在告者幾二十年天啓改元錄用廢籍諸臣蒙先皇帝起陞臣禮部儀制司主事二三年歷光祿尚寶累陞至太僕寺少卿時臣以分義自裁未敢拜命引疾以歸天啓四年九月內復起陞臣通政使司右通政臣復以舊疾未痊具疏控辭隨於五年正月內奉嚴

劉二全書 卷一五 奏疏

旨削籍為民迫奪誥命自後屢掛彈章坐臣奸黨無所逃罪而先皇帝終貸臣一死屏息田間以有今日恭遇我皇上繼統中興首誅大逆肅清宮府因念先朝屠毒播棄之餘悉行昭雪一時忠良吐氣而微臣亦得以給還官誥仰荷天恩感激之下繼以涕零從此一丘一壑不終聖世之戮於臣有厚幸矣何意皇上過聽廷臣之言屢旨起用遂於崇禎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接邸報吏部題缺官事奉聖旨劉宗周起順天府府尹欽此欽遵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謹北面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續接吏部咨文擬不日就道以終任使少効犬馬未盡之私而臣猶不容已於陳乞者伏念臣之以病乞休者數矣逮削籍以後日擊詔獄諸臣後先慘死多與臣有同心之誼臣禍且不測誓

從諸臣於地下而偶不死臣遇獨幸臣心獨苦臣生來善病至此形神盡瘁不覺痰火痞結瘋瘍中於周身支離牀褥間與死爲鄰之日久矣一旦處存亡顯晦之際能不感恨平生之言負此良友所以心欲灰而身愈困輾轉臨岐不覺進退之狼狽也且臣資性迂拙才謂短淺在皇祖時旣以躡冷取憎久甘廢棄及蒙先皇帝不次之擢正可戮力時艱與諸君子共効捐軀之義而又託之經綆小節以去則微臣之伎倆盡於此矣尚堪再策清朝收駑駘之用於末路乎畿郡重地尹京兆者將表樹風聲爲四方則而漫以臣之庸劣者當之其能免於瘵曠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茲者內察屆期聖天子綜覈官方一洗京卿冒濫之穢如臣進不能致主退不能殉友慚負平生侵尋老病正當劉子全書

卷一五 奏疏

二

首從罷斥敢復濫今日賜環之典以速大戾爲此萬不獲已冒于斧鉞仰祈皇上鑒臣罪廢餘生果在久病勢難前進仍念地方重任不宜久虛亟收成命准臣仍以原官致仕在籍調理俾臣得苟全微命與康衢擊壤之民同歌帝德祝堯年則臣身雖退臣報自存而聖朝所以激勸臣工之道亦寄於此矣臣無任激切懇恩待命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著遵前旨作速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面恩陳謝預矢責難之義以致君堯舜疏

己巳順天

府府尹

臣以廢籍越在草野久撓羸疾一旦誤蒙聖恩擢以不次處之今官拜疏乞骸未蒙俞允臣猶念不次之擢分義難勝方事再控而嚴旨催臣赴任遂扶疾前來勉圖報稱陞

見之後踴躍歡呼仰皇上爲堯舜主軌不勝其致君堯舜之心平生誦讀實在於此恭惟陛下聖德當陽討大逆除大奸釐大弊一時作用業已跨絕勲華而至於堯舜之道所爲繼天而立極者一一行之得無猶以爲難乎孟軻有言責難於君謂之恭臣雖不肖敢不少陳狂瞽以報恩萬一臣聞之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出乎仁義則爲功利爲刑名其究也爲猜忌壅蔽與亂同事此千古帝王道術得失之林也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時舉祖宗盛事召對文華或至夜分雖堯舜之憂勤弗切於此矣猶以爲未也益躬親細務朝令夕考勒限回奏庶幾乎太平之立至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效唐虞之治乎夫今日所急急於近功者非遼事乎臣以爲遼事不足圖也

劉子全書

卷二十五 奏疏

三

不見堯舜之世以干羽格有苗乎往者敵得遼地不能守無意窺闕久矣卽我之不能驟得志於敵亦夫人而知之也神聖在御遐方來同永寧一捷已足爲東北之先聲今誠得在事之臣以屯守爲上策簡兵節餉修其政刑而威信布之需之歲月未有不望風稽首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以用兵爲事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奉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幸而一戰復遼矣從此雄心好大日事干戈以敵中國如秦漢故事則亦近功之念有以啓之也夫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理財之事乎臣以爲今天下之民力竭矣堯舜在上一民飢曰我飢一民寒曰我寒此豈人衣而人食之哉成賦有經其所以取之者儉也陛下留心民瘼

惻然痼瘵真無忝堯舜之仁而輒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  
求者皆措克聚斂之政正項之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之不  
足加以火耗又三四年并征水旱災傷一切不問其他條  
例紛紛大抵輾轉得之民手爲病甚於加賦敲扑日峻道  
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女以應勢且驅而爲盜轉而淪  
於死亡當是時也有司以措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  
官以催征爲考課而防黜之法亡以若所爲欲求國家有  
府庫之財不可得已且今日猶曰邊儲孔亟耳長此不已  
一旦帑藏充盈或珍奇玩好土木神仙封禪之事作則皆  
言利之習有以啓之也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  
其繁苛者矣事事而糾之不勝汰也人人而摘之不勝誅  
也於是各實覩而法令滋張頃者陛下嚴賊吏之誅自宰

劉子全書

卷十五

奏疏

四

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矣然貪風不  
盡息也爲其所以導之者未盡善也堯舜之世禮官多而  
刑官少故畫衣冠民無犯者善乎賈誼之言曰禮禁未然  
之先法施已然之後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  
廉而曰簠簋不飾其禮遇臣下類如斯矣故人人有士君  
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於未然者也往輔臣劉鴻  
訓以犯賊蒙嚴譴雖法在不赦臣猶爲揆地惜乃近者厯  
庫諸臣旣發覺其見在者矣又勅問旣往不已積弊相仍  
事屬曖昧不無懸坐爲賊此而置之重典是謂不教之誅  
頗傷士氣其他一切詿誤指稱賄賂者卽業在昭雪猶從  
吏議從此深文巧詆杜天下遷改之路益習爲頑鈍無恥  
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墮官邪日甚陛下亦豈能一

一問之昔張武受賄漢文賜之金錢以愧其心天下化之則刑罰之不如禮教彰彰已且陛下所以焦心勞思躬親細務而不辭者正以未得天下賢人君子而用之也昔者堯舜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故能成無爲之治陛下亦嘗搜羅遺棄遍天下矣而所嘉與而樂用者多奔走集事之人方且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利口爲才謂又安得天下賢者而用之卽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以誤而成過有動遭罪譴已耳夫堯舜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當是時天下之聰明才技豈復有加於堯舜而堯康衢必訪舜邇言必察故能合天下之愚以成智今陛下聖明天縱卓絕千古諸所擘畫動出羣臣意表遂視天下以爲莫己若而不劉二全書

卷一五 奏疏

五

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爲不及益務爲謹凜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聞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陛下幾無可與託天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關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憑一己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爲內降方且爲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風而奏雍熙之上理乎哉且夫以王之宗爲國本死也而不蒙身後之卹至今誣賊未豁則邪正之辨幾何而不混乎挺擊一案與楊左移宮高魏紅丸同宗社至計也之案宜死則楊左高魏亦宜死而逆璫之專殺且有功而無罪矣門戶二字數十年來不知殺天下多少正人傷天下多少元氣自陛下登極嚴旨禁勅冀與天下登蕩平之路而高藤

之說猶未盡除陛下矯枉過正至欲抑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功是消長漸分而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唐虞之世豈無讒說殄行乎願陛下熟察之也然則兵陳而不戰財散而不私刑以不殺爲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以希堯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爲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數語陛下生符堯舜聲色不在御宴遊不邇躬危微之辨固已得其大端而至於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之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之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之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於焉默證此心之出於道者止此仁義之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我矣中者天命之性仁

劉子全書

卷十五

奏疏

六

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邊境舉而措之陛下已一日堯而舜矣夫堯舜非絕德也陛下之心卽堯舜之心也心之中卽堯舜之中也有爲者亦若是而已矣又何難焉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不爲堯舜更無下堯舜一等可爲昔者宋神宗用其臣安石用兵西北紛紛言財利以新法禍天下則功利之毒也漢宣帝起於民間周知情僞用法無私趙蓋韓楊不得其死說者謂漢業衰於孝宣則刑名之過也唐德宗強明自用指姜公輔爲賣直恥見屈於正論而甘受欺於羣小卒有奉天之禍則猜忌壅蔽之爲患也此皆三代以後不數得之英主而操術若此禍敗若彼則堯舜之道信乎不可以不學故也伏願陛下超然遠覽以堯舜之學行堯舜之道舍己以用

天下之賢省刑薄斂與天下更始乃始制禮樂以化天下  
直接三千年既墜之聖統則宗社幸甚斯文幸甚方今陛  
下有爲堯爲舜之資而在廷諸臣不能進之以堯舜之道  
御極以來求言若渴啓沃無聞致陛下覃思治理猶在漢  
唐宋間諸臣不先意以承之則後事而將順之至所急急  
於表章者乃在故相張居正其人考居正立朝無不出於  
功利刑名確然申商之學與堯舜正相反至舉其奪情一  
節亦爲亡身殉國之事幾何而不率天下於戾乎世教不  
明人心不正莫甚於此方今救世之本正在人人言堯舜  
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作以惑世誣民而倡之自陛下始惟  
陛下不以爲難斷然設誠而致力焉臣愚與有榮施臣不  
識忌諱限字過違明例然欵欵愚忠必如是而少盡并祈  
劉二全書

卷十五 奏疏

七

聖明矜宥臣無任感激披陳冒干斧鉞之至 奉聖旨這所  
奏不無迂濶然亦忠蓋該部知道

京兆職掌久廢王畿治化未宣仰祈聖明嚴飭定制

以奏 鄧隆疏 已巳十月初八日

臣惟古者京兆尹之設畧視外二千石而體貌優異時或  
判以親王遇事專決卽刑部御史臺不得衡抗焉蓋輦轂  
之下藉以肅清奸宄莫安黎庶爲天下樞非斤斤簿書錢  
穀之任也國朝定制頗倣前代然共事之以撫按分隸之  
以五城御史責任不無少輕積而至於今日不過爲各  
衙門錢糧轉輸之地或轉輸之不以時則計部之參罰首  
及順天將謂本府力能得之所屬州縣而事又未必然異  
時外解不前徒費文移絡繹卒無當於緩急之數往往乎

之而不應令之而不行法玩人弛誠有如臣同官魏光緒所言者止因各屬之賢否不關臣府故雖有統轄之名而血脈不貫又因本府之耳目未周各屬故漫無賢否之狀而舉劾難行至是而京兆之權陵夷極矣又何以彈壓輦下爲一人承流宣化表率首善之則於天下乎以故履斯地者率視爲傳舍人懷苟且之志或計月待遷或卒歲而遷曾未有以三年淹者誠如是則雖有趙張包歐其人亦無以自見而胥吏轉得以長子孫習爲奸利若大興宛平二縣尤稱親民之職也處勢愈卑在事愈難亦惟以錢糧一事奔走於各衙門如奴隸而傳舍其官甚於臣府上下之間相率爲偷惰日甚一日地方之事遂以日壞畿輔之民遂以日疲茲者聖天子恢宏三五之理思得吏稱民安

劉子全書

卷十五 奏疏

人

與天下更始因倦倦於久任之法更調化瑟千載一時寧獨遺此首善地臣不才謬承簡任受事伊始日夕冰兢思得一當以圖報稱義難默默而處於此敢祈皇上深維天下治化之所自起特重京兆事權許臣衙門得考察屬吏如撫按其平日查訪賢否許臣歲遣風力推官查盤倉庫獄囚因得悉其官評以備舉劾仍自臣掌印官以下酌行久任之法其本府推官必用新甲科俸滿之日一體考選大宛二令或用新甲科如外縣例或轉自外縣徑論部俸一考之後得陞員外郎如此則人心知所激勵法令可以漸施一切前跋後窳之病皆有所不受而風行於畿輔不難矣臣雖不才近在聖明埏埴之中一切考功法惟聖明所躬課或民生未遂或教化未行或紀綱不立或風俗敗

壞或人心澆漓或城狐社鼠公行白晝爲民害者皆一一問臣坐臣以罪總期不負古京兆職掌而止至於簿書錢穀之事臣雖不敢不黽勉救過然非臣之所以報皇上也仰惟皇上特旨申飭仍勅下該部酌議久任等法立賜施行倘積習難破事權難假請自今以後州縣一切未完弗關臣衙門考成永著爲令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邊事萬無可虞京城宜先內備懇乞聖明發帑大賚

以固人心以張國勢疏

已巳十一月朔三日

臣惟國勢之強弱視人心之安否而已人心安則國勢自張上之人所以先事而綢繆者固將無所不至也而況一旦有事之際乎方今羽書告急合衆犯邊漸事深入致聖主焦勞於上臣工竭蹶於下亦既調遣四出兵勢漸

劉之全言

卷一五

奏疏

九

張敵不日將自退而無如所在人情洶洶四方之民麇至而入京師煤米爲之騰價臣雖下令禁之而不得貧民有漸失所生者況三冬之日啼飢號寒之衆填塞道路此輩半係賊徒遇奸宄不逞者起而呼之便能揭竿爲亂至於營軍素稱疲困枵腹荷戈尤當體恤天下騫凌反側之象未有不乘飢寒而起者則亦不可不預爲之計也夫以皇上聖明不世出天實篤生以昌我明億萬載無疆之祚業已聲靈赫濯廟算全操一時文武吏士計無不爭先用命亦何有於深入師老之敵人而惟是內地之景象若此不能不重煩聖明之慮皇上誠能亟下令暫撤九門七門煤米諸稅使商賈鱗集物價自平隨降一手詔發內帑一二萬金一給地方各坊舖煮粥以惠災民仍收養之各舖中

一以賞京營守陲者一以賞營兵出援之家屬使無內顧憂更發太倉米數千石以平糶出預給軍士月糧三月亟運通倉以抵之將一舉而京師之民懼動若雷然後迺命五城御史會同臣府行保甲之法以戒不虞隱然有寓兵於民之意環京師之民以衛一人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而折衝禦侮之威卽在於此所謂聖人有金湯者此也抑臣猶有說焉五城兵馬坊官雖城院之首領而實爲臣外屬臣與城院固共於地方者也必彼此聯絡一體上下相呼應而後可以行法自臣受任來兵馬坊官無一至臣府參謁者臣雖有區區文告固已令之而不行聯之而不合一官亦贅旒何當於地方有無并祈聖明申飭臣書生不能籌邊而責在地方當以民生爲急內憂爲先

劉子全書

卷十五

奏疏

姑効此欸欸之愚以佐緩急惟皇上採納施行

欽奉明旨推廣德意以拯畿輔黎遺疏已巳

臣待罪京兆日擊地方飢啼寒號顛連溝壑之狀則不勝酸楚不敢不引爲己辜前蒙皇上特命五城設廠施粥少延旦夕之命復該刑部員外郎李若遇有疏奉聖旨京師五城及在外設養濟院收卹孤貧著在功令近來有司漫不加意徒飽貪吏饕民深可痛恨順天府及各撫按查明修復積穀備賑以時給發務令貧民沾惠該城流殍拯救掩埋各城御史設法議奏巡方總約著都察院進覽本內稱諡諸臣還各稱名任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誦之下仰窺皇上加意災獨真不啻天地父母之心而所以責成臣府者又如此其切臣敢不仰承德意而推行之少塞職掌之

萬一臣謹按祖宗令甲如養濟有院惠民有局漏澤有園  
旛竿蠟燭有寺歲時粟布各有差自畿輔推之天下法至  
備也而後稍湮沒已臣請倣故事斟酌行之臣查京城各  
坊有舖房不下五百區向以之錮鬪毆平民爲阱於國中  
者也今下令禁止專以收宿貧民免其露處宵殞之患且  
簡殘疾老弱之不能就食者量給以粥餌俟來春查入養  
濟院其壯者除遠方流至外皆按籍遣還使歸農力田死  
者給藁廔之約每歲一冬可費銀二千兩行之數年京師  
之爲顛連而無告者亦已無幾矣至今積穀備賑尤係祖  
宗良法美意小民所恃以託命而近來有司往往視爲文  
具卽臣府所屬開報動百盈千半成烏有念此項錢糧原  
無額設不過取之贖鍰捐之公費而近以遼餉雜項皆有  
留于全書

卷十五 奏疏

十一

額派所餘無幾此外又有平糶一項以哀之是竭澤而漁  
也以臣之愚今日亟宜捐此三項爲地方備賑地俟賦役  
書成儘有冗濫可清以補餉額倘舍是而令有司以設法  
區處不已難乎雖然畿輔之民所以日困而日瀕於死亡  
者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異時朝廷一切大典禮大賞賚  
率給輦下勢不得不加派民間及事已而所派不除遂爲  
成額後事復然畿輔之賦遂甲於天下可爲不均之甚矣  
如鄉試錢糧當派之八府會試錢糧當派之天下一切上  
供之費何獨不然則加派之令宜公也至富家大戶一經  
報商千金立盡有預買之苦復有加墊之苦曷不令各衙  
門官任之而苦小民爲則編商之令宜罷也錢糧之有火  
耗也自臣府而上解戶交納每百兩必加兌三兩小民已

不堪命矣若進宮子粒每錠五十兩又明加滴珠七錢是  
皇上身自爲壑也上供之七錢民間之七兩也而火耗之  
弊遂中於有司而不可問則禁革火耗之令宜自上始也  
贖錢之有透支也詞狀不得不愈濫以爲民病臣查大興  
一縣前任倪卓兩按院透支至五六百金奸書因爲奸利  
乾沒錢糧復數千金此數千金究將誰抵亦終波小民而  
已一縣如此各縣可知一院如此八差可知則透支之弊  
宜斷從撫按禁也行此數端亦足以少避畿民之困矣而  
其要在慎選良吏持之以久任之法今天下吏治之壞也  
實自轂下始誅求之令日峻而官吏益得以因緣爲奸數  
變易不嘗卽有不肖之吏以行其苟且之政如臣五日京  
兆無論矣大宛知縣皆不滿歲輒報遷問其故則曰事多  
掣肘不可久也審如是官則得矣其如小民何昔齊桓公  
獵而賜老人食曰願賜一國之饑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  
寒誠能慎選良吏以撫循其民使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則  
一切人衣人食之計亦有所不事而已躋斯世於仁壽之  
域矣臣所爲仰承德意與比部之言相發明者如此仰祈  
皇上勅下該部一一行臣之言使恩波不竭於平日生意  
不置於目前則一番明旨庶不徒託之空言而微臣亦得  
以少追溺職之罪此畿輔之幸而實天下生民之幸也臣  
無任激切控陳之至

劉子全書

卷一五 奏疏

七

遵旨回奏疏已

明崇禎皇帝諭旨

該兵科都給事中張鵬雲條陳兵事內及招集屯丁之說  
奉聖旨近畿屯丁招集劉宗周議奏欽此臣頃因外患孔

亟令集諸生講求備禦之策有府學生員王廷禎言所屬州縣有屯丁可備調遣臣甚聽其言聞之兵垣兵垣卽以上聞臣隨訪求掌故漫無可考惟據科臣劉道亨有議復京屯之疏言選屯爲軍鑿鑿可行臣謹按我成祖文皇帝奠鼎幽燕有山後降夷四十八萬內除十二萬入三大營剩有三十餘萬安插內地散處順天所屬州縣地方各給以屯地編爲戎戶近衛神京其自朝陽關外南北六里及於通州三河寶坻曰城東屯自東安霸州及於永清固安曰城南屯自懷柔及於武清滌縣曰城北屯凡三屯共二百八區自來原隸京營至萬厯二年始附所在有司管轄臣念此輩受國家參養二百餘年生齒日繁豈無一日可以恃緩急而此數十萬人者按族而求亦豈無一人足備

劉子全書

卷十五

奏疏

三

于城之選近者時勢孔亟勢將招募天下勤王以張敵愾之氣此輩近在畿輔一呼可集道里之便資糧之省實相倍蓰惟是年久事移尺籍隸於有司歲有巡按御史經理屯政必能洞其原委仰祈皇上特飭屯政御史速行查訪如果屯丁可用令兵部行文各州縣逐屯挑選精銳計三十六萬人中每三十人而挑一人亦可得十萬人星給資糧器械或遣官領送軍前効用或存留該州縣自爲城守之計事定之日有功員役一併優敘仍世世復其差徭亦今日救時之一急著也臣以迂疎叨有地方之責日夜傍皇莫知所出惟有固人心聯信義爲無形金湯少紓報稱茲承明旨不敢不據實回奏伏惟聖明鑒察施行

再申人心國勢之論以贊廟謨疏

臣頃以邊報告急具疏條陳大旨在固人心以張國勢請皇上發帑大賚優恤軍民先爲城守之計未蒙省發討廟堂之上羣策已集萬無取於迂疎之說乃今敵入遵化告矣我援兵猶未集也意寇鋒甚銳不敢向邇勢且漸逼而南臣有地方之責處勢倍亟於羣臣蓋嘗熟思審處而知天下之大計終不外乎人心臣雖啓其端而未竟其說不揣迂疎請復以安人心之要爲皇上備陳之其一曰安民心京師五方雜處一切大奸大宄隱匿其中旬日前臣衙門首有白晝殺三人者爲捕官執去則此輩之待時而發者何可勝詰也況又有數千饑民挾以逞乎今五城業行保甲之法令居民自相保聚而猶未足以相使也京師之大無賴之徒饑寒之衆一呼而至者不下數萬人苟能有

劉子全書

卷十五 奏疏

四

以用之卽成數萬精兵化一切奸細爲腹心又何必過爲之慮而罷召募之役乎今須亟立義勇營令各甲開報給以資糧器械統以大將使成一軍一旦有急可以相使民心之所恃以無恐者此也其二曰安軍心京軍素稱疲困自奉旨清汰之后稍生怨咨近蒙皇上發帑優恤人始有挾纊之懽乃烽火未望國門而盡驅萬衆以城守業已過於張皇矣猶不更番休息一夕以風雪死者三百人則總督李守筠之撫循其衆果何如也臣請皇上嚴勅諭讓仍一面親臨聖駕弔死扶傷以感動之視此鵠形鬼貌之徒終不可用以戰鬪但得安其反側而已人人于城矣其三曰安士心臣聞保甲鄉約相爲表裏既有保任之法則不可無約束之法而鄉之能約束其衆者非士而誰臣請令

每坊中各舉老成行誼之士爲約長用以訓戢里中兼察奸宄講求備禦之術舉比閭族黨之民翕然而聽命於士以待上人之調度事定之日擇其勞著者不論舉監生員題請優錄其有鄉紳富民率家丁上城打擊有功者另與優敘以此爲令而士有不感發而興起以圖報稱未之有也其四曰安大小臣工之心時事之極也大臣務觀望而無一方擔當之勇小臣工議論而鮮卓然可舉之策一旦敵薄都城欲得鎮定如于謙忠謨至計如葉盛張寧輩可若而人此無他忠義之性不立而一往才具亦無繇以逆露也今請亟下令敵至通州諸臣中有倡爲邪說以誤宗社計者立斬以殉敵至近郊諸臣中有倡爲訛言以搖軍民心者立斬以殉彼諸臣者進有死而退無路安得不并

劉子全書

卷十一 奏疏

五

心同力以報一人所謂彼與我死我故得與之俱生是也其五曰安遠近地方之心昔張巡以縣令抗安史兵數十萬卒全江淮乃今日前鋒一逼而石門驛官以牛酒迎矣則州官縣令轉相效尤可知也臣請皇上先遣一上方亟誅開門而迎者并望風輒逃者至鄉官生員人等降敵者亦如法乃營一大軍於通州營一大軍於都城近郊或於孫墩地方隔水而陣後以待援兵之集前以收潰卒之逃兼可十里列隊遞晚漕糧而進則收拾遠近人心之一策也而其本尤在皇上自安其心昔寇準決親征之策澶淵之後保及百年亦賴其人主信之而不疑靖康以後遂不可言今日宗社大計惟皇上斷然主持以宋事爲鑒合上下爲一心聯遠近爲一體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又何有於

燎原之撲滅臣所謂固人心以張國勢者如此臣草疏已畢有府學生員毛銳陳城守之策於九門外掘品字坑復遠以土堙使彼不得近而我可施其堵拒之力袁督師嘗行之雖出下策亦可用也謹以其所具呈詞上聞并祈皇上勅下該部施行

極陳救世第一要義以祈聖鑒疏 巳巳十一月

頃者有生員劉斌從良鄉來誦言良鄉教官安上達之死節也緋衣一慟集諸生講君臣之義而闔邑之矜紳弁笄有臣死其君子死其父妻死其夫者一時轟轟烈烈之狀真足以制敵人之死命而趨之東歸使所在地方皆得一教官如上達者爲之倡則進之必能殺敵退之必能嬰城天下事奚抵於壞繇是觀之道學亦何負於人國哉夫宇

劉子全書

卷一五 奏疏

六

宙之所以綱維而不毀者恃有人心以爲之本而人心之淑慝則學術之明晦爲之也三代以上有堯舜禹湯文武爲之君而天下無人而不學無事而非學學之名可以不立及夫世衰道微臣弑君子弑父仲尼始單提直指之爲萬世鵠至子思孟子而說愈詳凡以存幾希之脈爲君父閑大倫也自後推流揚波則漢有賈董隋有王通唐有韓愈宋有周程張朱上下數千年不過寥寥數子遞衍其脈而終亦不得大行其道於天下或遭讒被劊以死然世道率賴以不墜亂臣賊子時或制其欲而不得肆功亦偉焉明興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遠接二帝三王之治統獨表章紫陽氏使人奉韋絃家傳布菽二百餘年人文背項而其學焉而最著者則有薛胡陳王四君子馴至萬厯之

季有高攀龍卽宋儒楊時遺址講紫陽之學而世遂以東  
林名其時若馮從吾鄒元標鼎分講席與攀龍並推晚年  
一出卒遘逆璫之禍以死幸我皇上登極首表遺忠恩綸  
駢渙攀龍已日月爭光而近時言者猶指一二異己者推  
入攀龍之黨以爲世詬雖以方大任之賢而不免焉臣竊  
痛之臣考攀龍當日門牆高峻自一二同志外鮮與通臭  
味者卽他人之爲講學者或聚徒千百人肩摩轂擊遍天  
下而攀龍獨否惟一意躬修力踐發明君父之大倫以衛  
世道獨不便於小人小人遂從而疾之必殺之而後快今  
其骨已朽矣更誰爲黨者卽有之亦且嚙指相戒改換頭  
面以保目前之富貴以故起廢遍天下而氣象不過如斯  
試問今天下亦有開首善之堂朝於問業夕於省成如馮  
劉子全書

卷十五 奏疏

從吾者乎亦有處統均之席提醒一世良心扶植善類如  
趙南星者乎亦有紀綱是司借上方劍討君側之奸如楊  
漣者乎亦有錚錚封駁諤諤昌言以澄清世道自任如魏  
大中周宗建者乎則人才至今日而盡矣非徒無理學并  
其假理學而盡非徒無事功并其假事功而盡非徒無忠  
義氣節并其假忠義氣節而盡令今天下猶有假焉者亦  
何至國論日卑士氣日下任敵騎之從橫無能建一奇出  
一策以紓君父憂而城下受盟之使日相望於道路乎故  
曰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夫天下未嘗無人才也  
特患人主不能燎然於邪正是非之辨以爲去取耳韓爌  
之再入中書也曹于汴之長憲也雖未能大有所爲以副  
聖明之望要其立身本末猶自可原一去已矣何至爭爲

羅織此外若張鳳翔之絲覈李邦華之振刷朱世守之端  
方胡世賞之清謹亦皆起廢中有用之才猥以時危見短  
或次第罷去或以詿誤繫廷尉識者方謂老成人不可不  
惜且夕望皇上開使過之門而立異同之見者無不鼓掌  
而稱快朝處一人焉坐之曰黨暮去一人焉坐之曰黨猶  
以爲未足特設爲四面之羅使天下之人不出於假道學  
則出於假事功不出於假忠義則出於假氣節人主又安  
得有用賢之路乎嗟乎寇禍之亟也正臣子臥薪嘗膽同  
舟共濟之日而小人之不得志於官爵者輒乘機逞報復  
之端卽夫任有戒心焉謂非一罵道學不足以自脫於東  
林免異日之禍而不知其立論之舛所關於世道人心非  
渺小者彼方慮其假也而惡之此轉慮其真也而假之居

劉二全書

卷十五

奏疏

文

今之世而欲避假之名勢必出乎至誠爲惡而後已是率  
天下之人禍仁義也昔宋有僞學僞黨之禁南渡終於不  
振如朱熹者異時人主雖有生不同時之嘆而真魏之徒  
仍遭擯落今天下之勢何以異於是攀龍之學業已蒙皇  
上表章不得不千古請弗再以其地里名號設阱於天下  
使後之爲攀龍者不至窺左足而不敢前則世道幸甚臣  
小人也生不知學處此時艱尤不敢以口舌滋風波而目  
擊邪說披猖生心害政將來寇患之禍有不忍言者故敢  
因教官之節而推言之惟皇上躬先聖學日就月將曉然  
示天下士大夫以孔孟之鵠使人人知有君父之大倫而  
致士姑從隗始請皇上先用特典旌郵安上達進翰長宮  
坊等銜以爲當世勸庶幾我國家金甌無恙之天下不令

天下不識字人相率而壞盡臣不勝跛望祈懇之至

冒死陳言開廣聖心疏

今天下何時也寇壓門庭環京師四面數百里之內無不受其蹂躪而僅以斗絕孤城聽皇上之自爲守幸旦夕無恙已耳於斯時也臣子卽欲私其身家性命不與君父共安危不可得乃皇上且得不與臣子共安危乎念及此而君父一體之情已在目前一時理亂安危之大計可得而言矣臣聞古之言敗亡之道者必曰不信仁賢夫不信仁賢則人主孤立於上而已亦何以爲國今天下恨不得賢者而用之然豈無一人足以當皇上之信而皇上以情面二字概事猜疑舉大小臣工盡在皇上疑關中往來日積月累結爲陰痞有識者固已憂之一旦國事至此諸臣負

劉三書

卷一五 奏疏

九

皇上任使不忠誠無所逃罪業已天嚴震疊輕重伏辜而臣以爲皇上亦宜分任其咎昔禹湯罪己其興勃焉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日御便殿延見羣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從此君臣相得萬化自張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付言官而一人主持焉不效從而更置之不必坐錮之以深其罪諸臣感皇上知遇無不爭自濯磨以殺敵爲事旬日之間奏功闕下未可知也乃者聖謨淵遠方且益示以不信之端一切軍機悉取獨斷卽召對時屢率皆落落不合以罷如征討重任必用文臣提督定制也而今以不信文臣之故專付之武臣之手試問總理滿桂果以何時出戰度用兵幾伍調將幾路總理之謂何而令祖大壽以跋扈逃申甫以睚眦隙其他入援

諸將大率視此則桂果能以寡取勝乎夫皇上今日所倚重者莫武臣若矣張鴻功以援兵潰也而與之戴罪侯世祿以援兵潰也而與之戴罪萬一滿桂失事又何以處之朝廷縛一文吏如孤雛腐鼠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法紀不靈詎可令天下見乎至是而文武之途盡矣舉天下無與託國者必將轉思其可信之人而曰吾舍一二內臣無可同患難者內臣又乘閒在上前謂左班朝士不足信益務以沽恩自結於上於是總提協之命稍試以城守而闔以外次第委之乎夫城守其易者也鮮衣怒馬之輩取壯軍容則可矣乃欲十萬京軍一朝而統以素不相習之人事權不一號令不齊能保無萬一之慮所恃皇上特加申飭以勝厥任況再事推轂而進乎自古來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唐魚朝恩宋童貫可爲千古炯鑒豈皇上聖明慮不及此夫亦不信其臣之念浸假以至於此在皇上亦付之無可奈何而不知處危急存亡之日舍天下士大夫終不可與共安危卽內臣可信人主義不得獨私第還之以本等職業而匡濟已多不必與聞軍國事也漢臣諸葛武侯之言曰宮中府中統爲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又曰親賢臣遠小人前漢之所以興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之所以敗也臣每念及此未嘗不欲獻欬泣痛恨於先帝之世仰祈聖明翻然感悟念祖宗付託重任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直從焦勞憂患中自轉疑關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吏則太平之業一舉而定也夫臣之所言皆皇上所不樂聞者也中貴人又

從而嫉之然臣爲宗社計安危終不敢以一身計利害故不憚冒死垂涕以聞惟皇上垂察抑臣聞寇本不多皆亂兵逃民助焰而日張今或出師有期當先下招降之令降者待以不死一切軍民優與安撫又多方設開以疑之如此而寇勢自解也并祈聖明採擇施行

微臣奉職無狀束身待譴以明臣紀疏

庚午二月二十六日

臣不肖承乏順天一月而遭邊兵之變自遵化以南涿州以北其間城池之破壞男婦之屠戮畜產財帛之搶掠廬舍之焚夷官與吏之或死或逃或降不知凡幾而臣忝居輦下撫有二十七州縣保釐重寄之謂何例以封疆之罪亦何辭焉且臣自受事以來一籌莫展以錢穀則徵發後時以刑名則奏報失實卽近者臣府有積書舞文而發覺不早致一肯奸宄之充斥則紀綱法度一切廢弛可知此尤其罪狀之彰彰者止緣臣迂疏性質試之以事而輒困重以軍興旁午百責攸萃今日之京兆非復前日之京兆而臣愚處此有不勝其瘵曠者矣方今敵氛漸退正國事鼎新之會如封疆失事諸律業已次第昭布多用重典臣方在待罪聞近又奉有御札惓惓以理事安民爲訓益用悚然於心無以自解至指斥庸鄙之狀尤爲臣一人寫照尚能靦顏在位不早服厥辜於聖世乎爲此席藁上請仰祈聖明亟賜處分念此封疆失事不得獨寬於京兆賜之顯戮惟皇上之命或以臣事權不屬罪止瘵曠姑從未減亦惟皇上之命總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紀固然此義不明異時臣子有偷生以辱國者封疆之禍所以未艾也

則亦臣之所不敢出也臣無任激切惶悚待命之至

奉聖

旨京府職事正殿劉宗周但著實用心料理不必引咎該

部知道

敬陳地方善後事宜以祈聖鑒疏

庚午

臣惟國家不幸而遭兵革之變十餘年來漸入漸深至今日而我內地二十七州縣之間屠者屠破者破圍者圍擄掠者擄掠所在幾無完膚已而轉攻他郡勢益張甚幸而卽退地方之事已不忍言若不及今亟加整頓巨細料理將來之禍恐不止此而此地之不化而爲異域者幾希臣叨地方之責夙夜憂惶莫知所出敢以一二善後事宜爲皇上告卽諸臣有已言者臣職掌所不廢也以臣之愚今日第一宜慎選有司地方之寄有司也視撫按司道而某

劉子念書

卷十五 奏疏

三

重有司不得人則平日無以撫循其衆衆無固志聞警潰矣今各州縣士民有斬關而出城者爲非良有司也宜亟選才品兼優之士更置之自今州縣官缺預令京朝官各舉所知或於銓注之日另行甄別考其身言試以書判必用甲科而甲科爲長其朝氣可乘前途可策也至於撫按激勸之方必撫字爲先催科爲後教化爲先刑罰爲後乎自有良有司而地方之事可次第舉矣其一曰招撫流亡大兵之後斯民之轉徙於四方者不知凡幾也業已下招撫之旨矣而招之之方與撫之之具安在法宜先設粥廠次計版築次給牛犂種子勸以農業惟是錢糧無可設處請捐自內帑昭朝廷弔死問孤之意量縣大小與所傷重輕或萬兩或五七千遣官齎詔徧加慰諭仍捐租三年以

優恤之小民庶有樂生之望乎其一曰清除道路南北通衢商旅之所出入冠蓋相望自經外患所至雲擾地方諸不逞者盡化而爲兵衝突不常是處梗絕延及中原九塞大可寒心法宜令所在地方官於通衢處所五里十里設兵巡哨遇有前項不逞之徒立與擒治仍令佐貳等官不時稽訪以防禦之其各村堡務自相團聚有能擒捉送官者立行賞格而通衢之地所設驛遞夫馬尤宜量還原額稍寬行旅以餘地蓋此項錢糧朝廷原借以惠養貧民而此項役夫地方亦藉以流通血脈貧民無所養勢必化而爲盜血脈不通勢必壅而轉生他變不見西砲之留滯濟寧數十日以驛遞裁革藉口乎則今日利弊之源與興除之故正未可以一言盡也其一曰選練民兵古者寓兵

於農後世易之以召募至有養兵之費今國家物力單匱安得盡養天下之兵分畿輔而募布之惟籍民爲兵猶是民耳一旦有急可以相使不至如前日之無備宜亟令州縣官稍乘農隙勵衆講武大縣籍五千小縣三千編以部伍給以器械較以騎射節以進止行以賞罰就中推才力出衆者爲之長以次而上立以名色訓練既久人人于城之寄矣臣考各州縣有屯軍歲久化爲民而其籍故在臣嘗言及之說者以爲屯丁終不可軍也曷不等視民而籍爲兵乎此曹居守則免其繇役入衛則給以行糧環州縣拱護京師而京師安州縣舉安矣其一曰通行保甲夫保甲之法未有不行於平日而可驟得其效者豈有事可行平日反不可行乎有事而行之亦文具耳城門一開而文

具已不復問矣。謂宜勅所在地方官於前日所已行者再加申飭。要於可久。使十家爲甲。十甲爲保。十保爲鄉。鄉擇賢者一人立爲長。以約束其衆。朔望讀法。誦高皇帝大訓。訛訪賭盜。不得相容。犯者連坐。行之既久。化行俗美。國家有道之長。恒必繇之。卽一皆有微而奸細盜賊。固可按籍而問已。凡此通爲二十七州縣言也。有獨詳於大宛者焉。一在罷加派之令。以甦民困。異時朝廷遇大典禮大繇役。皆通編省直。弗專坐兩縣可也。一在罷和買之令。以甦商困。異時朝廷有大供億大物料。皆召買自官。弗簽商富戶可也。又有獨詳於京師者焉。一在命五城各立煤廠。使民間緩急有備。一在禁坊廂坐舖之法。使地方不得乘機阱害。一在逐優人小唱土娼諸色人出城回籍。使一切奸宄無所出沒可也。猶未也有司良矣。而州縣官有邊俸之例。每三年行取。至大宛不滿一年矣。誠念其煩苦也。將地方何賴若臣衙門固天下首善地也。必大法小廉。各舉其職。而後稱師帥之任。乃速化之習。更甚於兩縣。自臣到任以來。屬官遷去者五員。問其俸多三五月耳。更何職業可稽。且迎新送舊費。復不貲近者。本府推官到任。兩縣供應至百餘金。使一年而三易推官費。且三四百金矣。每署而季遷一官。歲費數千金矣。無怪兩縣之叫苦稱難而不能且矣。待也。今請亟於一府兩縣以外。通行久任之法。如兩縣委稱煩苦。不妨徑論部俸。或及期之日。治效彰著。先加部俸以示勸。而人情有倍於鼓舞者矣。方今聖天子痛懲喪敗之餘。人人悉飭事事。責成媿臣不才。不足以稱任使。亡

羊補牢審能行此數者於一時善後之策未必無小補統  
祈聖明勅下該部酌議施行地方幸甚宗社幸甚臣無任  
激切待命之至

做習與時艱交困懇祈聖明特加申飭以少效京兆

職掌疏 庚午三月初七日

頃該臣不職自陳席藁待罪間奉聖旨京府職事正殷劉  
宗周但著實用心料理不必引咎該部知道欽此欽遵不  
勝汗惶夫以臣種種庸劣而處聖明之世卽不從封疆起  
見亦已無逃三尺何意聖度如天開之以自新之路且念  
職事殷煩勉以用心料理正微臣畢智捐軀桑榆晚收之  
日也而臣於此竊有請焉臣之所可自盡者心耳至於料  
理之有當與否則臣之才終有不敢自必者非徒病於才

劉子全書

卷十五

奏疏

三

也且窘於勢京府之職莫殷於錢糧一事臣於二十七州  
縣屬也而各官賢否不關臣口居恒相視途人耳積玩之  
極并錢糧考成不顧矣日軍興之告急也積逋未完臣不  
敢自諉於催科之拙至今日檄催明日守催今日提經承  
明日提解戶臣握三寸管已自覺語言無味而無奈在當  
之者竟付之充耳如正月間派買料豆部限甚嚴臣檄如  
雨至今未報者有大宛房涿通霸豐懷等州縣又派凍糧  
運車至今未承者有涿寶房保等州縣問其故不曰殘破  
不堪則曰凋疲有素是固然矣其如軍興之幾誤何哉此  
臣所爲早夜皇皇也至五城兵馬司雖非臣屬實與分地  
方之責其間職事相關違玩之習更有甚於州縣者一煤  
炭也臣府發價三月前遲至今日而中城之報完尤後一

保甲也臣累行申飭見奉明旨而空文見報者僅東西中  
三城此外併其空文杳然矣一掩戰骸也臣奉旨移會各  
司雖嘗助役之十一而法不及兩縣遠甚屬者春膏愈化  
浮土就堅臣累次行文令其加土加築未應也不得已躬  
行踏勘前至蘆溝見中城之役覆土甚淺臣當令地方設  
法廣其基高其封以示永久而臣心始無遺憾更有一骸  
不埋并一字不報如北城者置明旨於何地凡若此者皆  
臣所爲窘於勢而難於料理者也況重以臣之不才狼狽  
其間乎哉方今聖明撫積弛之運加意振刷臣子稍涉詿  
誤大者誅死小者褫斥臣何敢復加吹索以遺不測傷一  
時平明之理然苟不一言之後有重大事亦必漫無炤應  
轉相擔誤臣不足惜如國事安危何仰祈聖明特加申飭

劉子全書

卷一五

奏疏

三

於五城二十七州縣許臣摘其尤玩者不時參處俾得臣  
少展四體畢其區區之心臣愚厚幸再炤京師首善之地  
尤在大法小廉風清弊絕臣雖不肖誓當關節不通以肅  
輦下其有大奸大宄壞法亂紀者終不敢藉口於勢之難  
行而溺職其間并祈聖明申飭奉聖旨府屬錢糧文移漫  
不遵奉豈成法紀劉宗周還嚴行申飭再有違玩參來重  
處該衙門知道

酌議屬官之去留以重地方疏

庚午五月

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吏部題爲欽奉聖旨事奉聖旨這遷  
謫各官准炤今銜降一級調補外任內除李逢申見在究  
擬外其高鏞監兌完日再行考核并魏尚賢王守履都著  
以降級炤舊管事欽此臣查部疏臚列如本府通判黃廷

馮兪昌言推官李雲鵬及大興知縣楊樸宛平知縣蘇希轍皆在降調之列一時本府兩縣幾於空署所繫地方安危非淺鮮者今何時也患在門庭軍需旁午重以輦轂之下奸宄生心卽臣府衙門非得分猷共理之人亦鮮克有濟而況兩縣有地方之專責者乎先是去冬外患洵洵兩縣新推正官皆到任無日臣不得已具疏請就近陞補且素知樸之才而及之吏部因改推樸與希轍於資格實爲少屈而二臣受事以來亦頗手口拮据不避勞怨以佐國家之急乃今日禍患未平也遽使之卸擔以去繼二臣而來者未必盡才如二臣況在外則曠日之難期在京亦識途之未熟何如姑留二臣以資幹濟而炤王守履例以行之卒亦未嘗顯戾明旨也至推官李雲鵬士民有保留者

劉子全書

卷十五

奏疏

三

矣詢其故兪云折獄平允雖保留或近時之濫套不敢遽行其說而都下人情與外省直不同非可以要結得之總之在事諸臣其當年降調之故多有本非其罪者故當事者往往量從優處以至於此而今者嚴旨已頒臣亦不敢槩邀反汗惟是地方之事爲重輾轉踟躕不敢不冒昧上請仰祈聖明勅下該部再查諸臣勞勩或酌量入地緩急以分去留使一府兩縣不至於空署無人則地方之幸而微臣所藉手以免於尸曠之罪者亦在於是矣

敬陳祈天永命之要以回厄運以鞏皇圖疏

庚午六月

臣自敵兵宵遯畿輔一塊土重洗卽海宇頓解倒懸

之困生靈已悴而復蘇宗社瀕危而再安說者謂此番匡攘天實祐我聖明啓中興之運有非人力之所能爲者而

臣獨悚然於天難謀命之不易也則今日省躬克己之端  
致治保邦之術其可以漫焉塞責乎不揣狂瞽敢以祈天  
永命之說進唯陛下試采擇焉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皇天無德惟好生是德故人主之代天而理天下也首法  
天心務以元氣長養成就天下而一毫腴刻之私不得而  
設焉所以受天明命也雖有秋肅不廢春生雖有雷霆不  
勝雨露天道然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  
省宜平而陛下自卽位以來勵精振刷不免以重典繩臣  
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已足爲天下創矣猶未也又  
因而及一切誣誤者方且重者以杖死輕者以謫去又其  
輕者以降級戴罪紛紛狼籍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  
體者無如詔獄一事卽邇者易應昌之以回奏獲罪也風

劉子全書

卷十五

奏疏

元

紀大臣而亦處之以詔獄詬辱筆楚下同奴隸將何以厲  
寵臣之節且應昌之罪坐越獄一案過於平反意在昭朝  
廷矜疑之德非果有出於欺罔也以平反爲欺罔則必以  
煨煉爲忠直承而望之蒼鷹乳虎之輩且接踵於天下矣  
陛下留心民隱雖嘗置登聞之院下欽恤之詔惟恐天下  
有一夫之含冤而煨煉之門業已聞於臣子又何有於匹  
夫匹婦之賤臣恐天下從此重足而立也一門之內大者  
可殺小者可論按籍而誅之卽令果無冤民乎其如以律  
爲教民無所措手足何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  
詔獄自今臣子有罪一槩下法司處分仍寬易應昌罪案  
開天下平反之路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  
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而陛下自卽位以來軍興

告匱不免以重斂責小民宿逋既誅見征必盡已足爲天下病矣猶未也又攢及來年之預征者方且有司有逮司道有罰京堂有坐催節節追呼閭閻中安問雞犬而最爲民厲者無如貪官污吏卽邇者御史蘓琰之按貴州也一旦以輜重行李被訐於監司不意煌煌持斧將墨吏望風是責而身坐穢跡非得之贖緩之透支則得之薦舉之報謝禦人國門抑又甚焉夫以巡方而贖貨又何問下吏之操守尤而效之釜魚甌塵之風遂空谷於天下矣陛下留心吏治亦嘗嚴火耗之禁慎科罰之條惟恐天下有一物之失所而誅求之令業已隕於國中又何有於爾俸爾祿之輩臣恐天下從此側目而視也兵興以來老稚轉溝壑壯者散四方竭澤而漁之卽令苟濟國事乎其如腹心已

劉子全書

卷十五 奏疏

完

潰肢節無容瘳何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俟賦役全書旣定以節省之物力抵之而還有餘不盡於民間仍查勘蘇琰贓證有無通行風憲官犯贓律示天下以撫字之倡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雖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則宗子之家相也自神廟以來士大夫朋黨相軋使忠良盡遭屠戮而殺機先發於內閣尤自熹廟以來士大夫賄賂公行使帑藏日淪虛耗而穢德亦先聞於內閣陛下深懲旣往期得天下第一流人協夢卜之求一時參大政者卒本之特簡出於人情物論之表諸臣遭際不可爲不隆則報稱不可不方臣尤願閣臣體一人好生之心弗驅除異己搆朝士以大獄終國家朋黨之禍弗寵利居功阿人主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則所以終奏此祈

天永命之功者相臣實與有力矣故曰體元者人君之職  
調元者宰相之功臣以至愚極陋荷聖明任使處茲重地  
終不敢營心職業之外以取罪戾乃臣固天下有司長也  
承流宣化皇上將臣一官是問而甘擊煩刑重斂之政所  
在病民處首善之地不敢不引躬自責遡流窮源復進之  
黼座之間政本之地竊自附于秋金鑑屬者恒陽不雨上  
殷睿慮齋祓有加冀有以仰答天心臣當率先露禱不幸  
有犬馬之疾久在註籍屏躬夙夜無可自將款款之忱又  
以備成湯六事之一二伏惟聖明矜其狂瞽少寬鈇鉞之  
誅臣愚幸甚宗社幸甚 奉聖旨畿邑災警屢旨撫綏劉宗  
周職司民牧未見料理時方憂旱齋禱輒又稱疾不遑實  
職不脩空託條奏且本內字畫多訛上天等字俱不高擡

劉子全書

卷十五 奏疏

三

敬慎何在姑不深究寫本書役著行重懲所請首除新餉  
節省物力朕所深願但軍興急需何法措應并賦役全書  
何法速成劉宗周必有便計即著明白奏來該部知道

遵旨回奏疏

庚午六月

臣於本月二十二日爲祈天永命之要以回阨運以鞏皇  
圖事奉聖旨畿邑災警屢旨撫綏劉宗周職司民牧未見  
料理時方憂旱齋禱輒又稱疾不遑實職不脩空託條奏  
且本內字畫多訛上天等字俱不高擡敬慎何在姑不深  
究寫本書役著行重懲所請首除新餉節省物力朕所深  
願但軍興急需何法措應并賦役全書何法速成劉宗周  
必有便計即著明白奏來該部知道欽此除臣席藁待罪  
外理合遵旨回奏臣乃得竭其愚悃以畢區區未盡之說

仰副聖明之萬一臣惟天下事有本有末如治病者察症有標本而後可施其針砭之功今天下之所不足者非財也卽國勢之強弱亦無與於軍需之足不足也臣卽以遼事言之敵人之初發難也一總兵失事何足損國威萬一直度外置之可耳而顧急急於興問罪之師自此而失開鐵而失瀋陽而失遼陽廣寧及於今日浸入內地孰非當事者一念貪功喜事有以階之爲禍哉袁崇煥之圖恢復也哆口五年而思踐其說度無剪滅之日勢不得不借款以結局卒啓難端此二者近事之明驗也繇是觀之經國無遠圖而欲徼倖於難必之功未有不坐困天下者也今而後請姑置恢復二字不言可乎誠不言恢復二字則遼東一鎮原設之兵儘足以固圍遼東一鎮原設之餉儘足以養兵新兵新餉安所用之乎保敵人之不窺我虛實也莫若令沿邊州縣三輔之地各選土兵就民壯快手名色而推廣之酌州縣衝僻自三百名以上至千名量給口糧器械以時訓練一旦有警進可戰而退可守乘今日死傷相弔之後人人飲血驟與以鼓舞之方而所在成有勇知方之衆今日民不可爲兵必俟召募必俟調遣而用之則前日昌黎取勝當不出白徒之手矣至於口糧器械之資聽以本縣錢糧自行設處有事而爲兵備餉之額無事而歸農懸餉之額秋冬而講武備兵之賞春夏而務農懸兵之賞審如是卽不能盡廢新餉又何取於五百餘萬之多而況有賦役之節省足以相抵乎哉臣近於順天一府賦役清出冗員冗役冗費等項約至一萬六千餘金已足準

續派雜項一萬二千三百而有餘推之天下亦猶是也賦役一書聞該科院業有次第臣復操何法以從總之清賦之法清其賦之隱於民者什一清其賦之耗於官者什九清役之法清其役之冒於舊者什一清其役之冒於新者什九如此而於節省之方已思過半矣若此外更言節省尤在進求之廟堂之上臣聞之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豐約士大夫不言多寡言非無賄之患也故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陛下第躬修明德於上而天下化之士大夫孰爲競錐刀者人人行節省之政事事有節省之規又何患財用不足至所謂屯鹽之策鼓鑄之宜頗闕今日措餉急著則有司存焉而臣以爲今日聖明在上斷以收拾人心爲第一義卽國計邊防總在所後自古未有民貧而君獨

劉子全書

卷十五

奏疏

三

富者尤未有人心豫附中國又安而四夷不從之賓服者此正醫家治本之說也乃者聖明軫念民瘼遇災思警真不齊痼瘵在抱其所以從事於根本之地者固已無所不至而當事之臣不能仰承德意一時紛紛計慮多出柔孔下終不免再尋覆轍以禍人國臣竊痛之臣迂腐書生不敢不以六經之道事陛下願報主有心司牧無術誠不能逃瘵曠之誅荷陛下原而赦之不究臣敢不夙夜乃心勉修實職稱一日之任使伏望聖明矜察

奉聖旨

縣帑告匱已極人情濫觴無窮懇乞聖明亟定經制

以垂永久以裕國用疏

庚午

臣聞古之善理財者必有一定之經制而後可以節濫觴之人情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言傷財害民皆自

無制始也今天下之財病於無制久矣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者自朝廷達於郡縣所在而是而臣終不敢越俎而言朝廷之經制請姑言其在郡縣者臣自去秋涖任卽知大興宛平兩縣錢糧之弊因首發積書奸吏侵盜稅糧罪案追賊正法并問從前蠹孔所坐一一思與釐剔會入寇羽書旁午拮据不遑久之兩縣始各以五年經費冊來報則見大興縣自萬厯四十五年起到崇禎三年共那借過經費至入千四百六十二兩零宛平縣自天啓三年起至崇禎三年共那借過經費至入千四百二十一兩零業經前任府尹劉澤深題請奉有巡按御史查明設法通融銷補之旨至今未結也方今前逋未銷後逋繼之矣臣謹按兩縣經費皆取給於舖行稅契大興每年兩項約共徵銀八千餘兩宛平每年徵入并大興通州協濟約共六千餘兩原以供郊廟朝廷大禮大役不時之需而餘者各衙門年例支銷亦有嘗額也然年例之漸不能不授以濫觴至於今日種種陋規月異而歲不同計五年中有撫按透支禮儀每年至三五百金者有各衙門私用夫馬皂隸每月至百金內外者有戶兵工三部檄用車輛無算者有各衙門書辦皂隸舖司工食私增名數不等者有五年編審舖行科道紙張工食動支至千餘金本縣編審催頭工食動支至二百餘金者諸如此類難以枚舉多例之所不載者也卽例之所載者內之如禮儀房打掃如廣盈庫染墊外之如五府六部等衙門動支筆炭紙張印色等項撫按入差及本府太僕寺等官上任修理鋪陳等項

各所費不貲亦往往事在可已額非原設而最稱繁重者無如鄉會兩場協濟臣考往牒萬厯十九年間鄉場協濟額設七百餘金而今浮至一千八百金會場協濟額設九百餘金而今浮至一千七百元至鄉會武場亦復如是皆所謂濫觴之弊也至是而每歲之所入已不足供其所出重以宮府非嘗之役倉卒見告束手無措不得不事那借借院贖不足則及大糧借大糧不足則及雜項而吏胥遂得以因緣爲奸轉手之際朦朧開報莫可究詰七八千金宿逋有自來矣此而不亟爲之設處將極重之勢何所底止臣因念邇者皇上特設科院董修天下賦役全書就全書所載一賦一役皆國家惟正之供猶總總議汰議裁不遺餘力況全書所不載爲事例之濫觴者乎臣以爲例之

劉子全書

卷一五 奏疏

三

所無者當裁之以法一切報罷可也例之所浮者當裁之以義悉行釐正可也如鄉會兩場皆當亟行撙節以復舊規或加派省直以益之可也而要之皆非可以空言勝也頃者兩縣正官並缺臣檄署印官將前項冒濫事例必稟臣府而後行一時漏卮少塞乃中府以年例筆墨責大典稍不應輒鎖縣役去當此之時雖有強項吏豈能一力抵權貴人爲朝廷守此金錢則爲縣官者不亦難乎昔孔子簿書正祭器而獵較之風息於今亦有簿正焉臣請皇上特命賦役科院將兩縣經費冊逐一磨勘可汰者議汰可減者議減因刑定例款書冊附於全書之後凡非冊中開載一槩不許應付從此經制既定雖有貪官汚吏不得開乾沒之門雖有權勢私交不得假侵漁之路將一年而

那借塞三年而物力盈還之於下可寬編派之額積之於官且輕物力之差於以造福畿輔之民豈曰小補而宿逋之銷不銷可無問已臣迂腐之資目擊帑藏匱乏無能措手不敢不力行撙節爲天下先舍此別無他術仰祈聖明勅下該部會同賦役科道酌覆臣疏立賜施行輦下幸甚臣等府縣官幸甚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畿輔凋殘未起聖明軫念時殷謹竭愚悃仰承德意

以固邦本疏

庚午九月

奏

臣等府縣官幸甚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臣待罪京尹有日媿無絲毫補於地方頃從邸報中屢繹明旨仰見我皇上慮切民艱當地方殘破之後亟欲起流離瑣尾而置之生全以爲邦本計至悉也至以撫綏專責之府縣有司則臣於所屬州縣其敢以膜外視哉惟是病

劉二全書

卷十五

奏疏

三

廢日久一切不能料理每從州縣文移往來間問民疾苦未嘗不耿耿於心苟可以爲民請命者臣終不敢放過也如大宛則稱有僉商之苦中人之家一經報商則千金立盡以其預墊之爲累也及上納本色又以舖墊累故領價雖倍於所估而反不免有傾家之患今度此役終不可罷也當令商人先領價而後收物料至內府錢糧仍聽各衙門官收官解庶可少甦商困如外州縣則稱有派買料豆之苦既運津矣又運蘆矣又運京矣官價不滿半而里胥坐派之細戶猾者多乾沒焉紛紛科斂雞犬不寧小民尚有樂生之望乎倘疆事尚無了期此後宜稍增其價召商承買不以累富民庶可少甦民困抑又有錢糧火耗兌頭之苦頃大典縣民魯虎納大糧入兩二錢而糧戶勒耗至

九錢是加一取耗也臣已久行申飭而猶若是則從前積弊尚忍言乎至進宮子粒有加三四者矣聞其故曰進宮有滴珠有舖墊是明坐加一而衙門吏書遂得藉口需索以濫觴至此則莫若法行自近先除上供之近例爲有司倡而兌耗之弊不革自罷至大興等縣嘗請平糶銀兩矣積儲小民之大命而奪於平糶者半又議孤貧月糧及節孝優卹皆另行設處計設處之方惟有多罰贖緩爲民厲而已不然恐積儲終屬之虛文而全以平糶奪也則新餉之當免者一昌平等州縣嘗請典舖銀兩矣大兵之後富民莫保其家力不任質卽流寓者又挈貲而遁向所取之酌分者勢難望門懸坐也間有開張如故而官家增一番酌分典舖復增一番子錢承平之日富民猶自不堪況此

劉子全書

卷十五

奏疏

奏

日之貧民乎則新餉之當暫免者二通州又請祇候馬夫銀兩矣該州以賑濟之故并一州各官俸薪盡行捐助能復留以助餉乎於此而必取盈焉恐本官點金無術也一州如此他州縣可知則新餉之當暫免者三至各州縣庫吏之告苦也大率半年而破家蓋州縣公費無多又額存節省勢不得不坐筦庫以賠墊而此賠墊者有司又多以迎奉上官如豐潤一庫書在事一年而墊撫按關三院交際卽至三百金能不轉輾償之小民乎則新餉之當免者四至輿隸人役之紛紛見告也業虎而翼矣猶恃有僱役錢少塘其齒吻卽僱役不無虛冒近已釐之賦役全書申又加抽扣焉是翼餓虎也委吾民以魚肉又孰厭之則新餉之當免者五而臣於此而重有感焉民生至今日困極

矣惟畿輔之困視外省直更甚外省直之民困於征繕者役有嘗供賦有定額至畿輔則頭緒紛然錯出今日僉商明日報役今日派莊頭明日撥墾戶官吏得以因緣爲奸勲瑞得以轉輾肆虐遂不禁日腴月削以趨於盡況重之以兵燹更問子遺自非爲人上者解煩滌苛一意與民休息持之以數年之久鮮有能復其生理登之小康者借曰軍興告急奈何以天下之大不能寬此湯沐子孫乎邇者盜賊公行輦轂之下不時見告孰非饑寒所迫以至於此者漢臣有言安之耶抑勝之耶如安之之道除前項輕徭薄賦外莫若有司躬行教化講鄉約以蒸善良行保甲以戢奸宄而刑罰非所先焉彼固所謂勝之而已今日法網不可謂不密而奸愈起盜愈甚何故臣嘗奉旨著保甲事

劉子全書

卷十五 奏疏

三

宜爲都人倡而權在五城動多掣肘臣每至地方講約居民多感動者至問司坊官以保與甲位署多茫然不解又何論條教之詳條教且不解何論身教蓋先王化民成俗之道久矣其不講也臣於是知今天下遂無吏治矣世道之衰民生之困何日之瘳惟聖天子毅然以古昔盛王爲法先撫字而後催科重教化而緩刑罰使天下則而象之惠此畿輔以綏四方天下庶有太平之望乎臣羸病日久恒恐一日報恩無地不禁款款之愚倘蒙聖明不以爲迂勅下該部院行臣之言未必無補於地方萬一自此而放臣之身臣有餘幸原係列款條陳字數逾額并祈聖恩矜宥

微臣患病不能供職懇乞聖恩俯賜罷斥以昭分義

臣叨申萬庠二十九年進士筮仕行人天啓元年起陞禮部主事二年改光祿寺寺丞三年陞尚寶司少卿連陞太僕通政未任削奪崇禎元年起陞今職總計臣通籍以來三十年於茲而實在仕籍僅將六年其餘皆棲遲家食之日止因賦質甚羸半生多病不堪自效犬馬故屢事乞骸以安愚分既遭削籍若將終身何意晚年再際聖明起臣田間擢以今職辭病不允詎勉趨朝處首善之地竊欲躬行教化爲天下有司倡及乃蒞任未幾卽遭邊釁兵事倥惚動關臣府拮据萬狀遂不暇問京兆職掌而地方殘破早已開罪於守土爰於本年二月有束身待譴之請蒙皇上不加顯戮勉臣以著實用心料理臣感激天恩從此益劉子全書

卷一五奏疏

三

矢乃心竭乃力無一事敢忘料理冀少圖報稱乃臣素有羸怯之症拮据一載心血盡耗又因水土不調漸傷脾胃時嘔時痢元氣益虧向蒙聖恩假臣調理未及痊可因事見朝又復註籍會祈禱雨澤奉旨切責旋復見朝繼之以補驗煤斤而臣愈不勝其委頓矣數日以來吏書之抱牘而前者臣昏憤無以應輒報罷而去更何問料理之能蓋臣心可以許國而臣力不能以從心臣其敢不早日引決以重遺地方之咎爲此萬不獲已懇祈聖明念此輦轂重地終非病臣可効瘵曠已深亟賜罷斥則所以全臣今日之分義者實於斯爲至而區區首巳之私始終得遂銜結固不足道也惟聖明憐而許之臣無任力疾控陳待命之至奉聖旨京尹事劇正須實心辦職劉宗周著加意料理

不必強疾去該部知道

再懇天恩臣病萬難供職仰候罷斥疏

庚午

臣於本月十七日爲微臣患病不能供職懇乞聖恩俯賜罷斥以全分義事奉聖旨京尹事劇正須實心辦職劉宗周著加意料理不必引疾求去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誦溫綸不勝惶悚夫京府爲天下之劇司皇上之所鑒也當地方殘破之後國計民生料理倍艱又皇上之所鑒也此而責之以實心辦職其所以策勵微臣意良獨至臣敢不奉以周旋而臣亦嘗反而求之果能身視民家視事乎肅清輦轍稱首善乎於此有一毫之或歎便已積成瘵曠開罪聖明死有餘媿不幸又繼之以病處心愈苦曠職愈甚卽今沈痼之身氣息奄奄腹堅如土上下痞隔臣猶日勉強

劉二全書

卷十五 奏疏

五

對吏書遣發諸案而精神恍惚照管難周百弊乘之將如皇上加意料理之旨何念及此而臣尚可一日在事乎哉嗟乎人臣策名委贄身非已有死生以之矧遭際聖明不世出一旦從草萊起崇班何忍遽爾言去卽臣三十年病骨久與溝壑爲緣其間屢進屢退雖不能以三年淹而終未敢果於忘世屣勉此出一博桑榆乃今者犬馬之力已竭區區之心無可自效狼狽支離通國之人知之而獨不爲聖明所鑒察將謂別有假託苟遂私圖此臣之所大恐也欺罔人臣之大惡而臣故蹈之平生所學之謂何仰祈聖明俯鑒臣病萬非假託特允臣請賜之罷斥庶得別簡賢才副京兆之職則皇上自爲地方計委出於此而亦臣之所以爲地方計也如臣不肖不能仰副皇上責成之意

展轉於懷辜負聖恩直當結之生生世世以圖報稱臣無任激切再陳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職任京尹正當實心幹

辦以遵屢旨何得堅求自便頻請不已該部知道

庚午九月

微臣久病難痊續申前請懇恩終賜罷斥疏

庚午九月

臣因患病不能供職於本年七月內兩疏乞骸未蒙俞允煌煌嚴旨勉臣以實心辦職者不一而足且責臣堅求自便使微臣處此無地可容不得已力疾見朝會科場在事拮据正殷臣以疋然病魄日夕飲冰惟恐開萬一之疎虞而今幸已告竣矣自此府事稍閒或得優游臥理一面便於調攝以就痊可徐圖幹辦少報鴻恩臣之願也不意臣病日痼臣體愈羸前者猶患在脾胃而今則轉授於神明晝忽忽以健忘夜怔忡而廢寐至於膽汁上溢膀胱下遺

劉二全書

卷十五 奏疏

四

醫者謂此二陽之症發於心脾人不嘗見衰年得之多犯不治者臣念病勢如此報恩之日亦已無多惟有奄奄坐斃以身殉官已耳然其如尸曠之日積何哉時方多事畿輔重地政須彈壓之得人內有京尹外有撫按兩者提衡而論不謂京尹一官果可從臥理也前者撫臣方大任以病請而皇上允其去按臣董羽宸以病請而皇上允其去今道臣張春復患病而皇上又行查勘賜允有日矣此豈皇上有私於三臣哉地方之責重而自便之圖有所不暇問也獨何至於臣而靳之臣平生無他伎倆止此一片愛君憂國之念矢之天性雖退處之日長江湖廊廟總無異視卽臣受事以來朝斯夕斯無一刻不從地方起見幾於寢食俱廢智短才困羸病之軀遂不覺浸尋以至於劇皇

天后土實鑒臣心使臣力有一毫未盡尚可勉效之君父則臣終不敢爲乞骸之舉況屢旨在前凜然斧鉞臣寧不知所以自處至於一請再請而不已臣之心有不勝其若割者矣總之臣身不足惜而地方之責終不可負伏望聖明鑒察儻念臣前後悃誠委非矯飾亟賜允放使臣雖不肖不致以尸曠之罪久遺之地方則於綜覈職業之中而寓典成人才之道亦勵世磨鈍之一大機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闕豎毆辱縣官疏

庚午

本月二十一日據大興縣典史王邦珵呈前事內稱本衙皂隸穆貴張登結煽欺官故悞公務向因悞事本府左堂供辦具呈府丞案下蒙批經歷司究解見禁未結豈期張劉子全書

卷十五

奏疏

呈

登拉弟內官張進忠於本月十九日闖入經歷司罵詈不遂於二十日統衆數十人箭衣戎扮哨入衙門公堂案座等物悉行殘毀衝入衙內辱打家眷毀裂身職冠裳一應器用什物打碎一空聲言要銀二百兩方息見有郭內相進衙勸解并遭扭打碎衣可證等因到臣復據經歷司經歷姚元愷大典縣署印縣丞宋光墀各具呈前事到臣臣不覺髮豎隨拘皂隸張登審鞫口稱內官張進忠果係登弟則登之挾勢陵官固無辭於戎首矣乃張進忠者何物刑餘而敢於咆哮公署所至語難至闕縣官之私室毀器裂衣公行毆辱明與縣官爲難實與京兆相讐此其目中尚知有朝廷乎以闕豎之賤而陵侮有司旣難乎爲有司假隸役之忿而報復上官更難乎爲上官此其所關係紀

綱之陵替當何如者而不特此也臣嘗奉旨行保甲事宜首禁梨園戲子以正風化勢不得不行五城兵馬司查緝至於文票絡繹乃吏目吳時聘一舉犯禁者申臣正法而遽受內官孫國用之辱臣因其事不若邦理之決裂故不行題參今本官竟以此爲城院所効曰不繇批委妄肆需索而不指其需索之實且詬本官爲越職趨承是本官得罪之故臣實坐之雖毛舉不一端而卽此足以快國用之心中國用之計則爲國用之類者安得不效尤而起視士紳不如奴隸乎異時倘有闖司空之堂圍閣臣之宅以逐大僚如天啓中故事又何以禁之語曰涓涓不已將成江河繇繇不息將尋斧柯臣不肖受事輦下竊爲皇上持風紀將一切豪貴不法是問乃前者京兆之令不能行於司劉子全書

卷十五 奏疏

學

坊致一受侮於宦豎今者少府之威又不能行於輿皂致再受侮於宦豎將異時宦官一切壞法亂紀之事自今伊始而皆自臣等不職以階之則臣罪滋大臣懼滋深臣雖抱疾求去義難默默仰祈聖明勅下司禮監衙門將張進忠提問正法少警將來并查城院參疏究孫國用應否爲梨園戲子欺陵吳坊官至吞聲不敢訴以去則所以肅清輦下爲四方之則效維萬世之治安實於是乎在在臣等與有榮施

奉聖旨

劉子全書卷之十六

門人董 瑒編次

文編三 奏疏 崇禎

力疾赴召懇乞聖恩少假嚴程以追違玩疏 乙亥原

任順天府府尹

本年八月初三日吏部差人移咨到臣內開吏部題為欽奉聖諭事奉聖旨召在籍禮部左侍郎林鈺禮部尚書孫慎行順天府府尹劉宗周作速來京爾部馬上差人催他就道不得遲延欽此欽遵等因臣宗周聞命驚惶莫知所措隨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臣且刻日就道趨赴嚴呈凜王言之鄭重義不暇為反顧謀矣惟是

乞恩在告者五年於茲

劉子全書

暑濕交侵驟染瘡症江南之人獨此為虐每間日則寒熱交作昏暈數時飲食不進如是者旬有餘日而臣積弱之體益成委頓之勢一旦奉此簡書臣雖勉就道猶虞風露之不時為羸體所中因而延緩日月仰辜聖明盱衡求舊之懷則臣罪滋大臣懼滋深為此據實控聞敢祈聖恩少寬程限容臣一商調理而前至京陛見庶微臣不以違玩受罪而聖明帷蓋之仁於此益著臣無任戰慄顛懇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才品廷臣共推召命已久著卽祇遵前來陛見不必又請寬限該部知道

微臣再被溫綸力疾萬難前遵懇乞聖恩容臣回籍

調理疏 乙亥原任順天府府尹

臣以久病在告又新經患瘡方在伏枕聞於本年八月初

三日恭聞召命義不敢不興疾就道隨一面拜疏乞恩寬  
限調理去後比臣行至山東地方接邸報奉聖旨劉宗周  
才品廷臣共推召命已久著卽祇遵前來陛見不必又請  
寬限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汗惶益加叱馭而兼程旬日  
遂至德州已與直隸交界而臣病萬難前進矣緣臣夙有  
脾症積痰成痞已爲痼疾至此患瘡日久而失調劑胸腹  
如塊兀兀上冲挾以往來潮熱致飲食日減精神日潰此  
而不徑以苦情告之君父欲再事遷延僥倖萬一又如煌  
煌嚴旨何乃若臣樸簞之才浮沈之品自反平生無一長  
足錄而誤爲廷臣所推皇上從而過聽之遽叨此破格之  
典尤臣所捫心欲絕而轉不禁其狼狽者爲此萬不獲已  
冒死瀆陳仰祈聖慈鑒臣不能前進之苦情委非矯飾容  
劉二全書 卷一六 奏疏 二

臣仍還原籍調理栽培傾覆總荷大造之無私而微臣之  
所以感恩圖報者又豈止與生俱盡而已乎臣之瞻望闕  
廷曷勝迫切屏營待命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趨召兼程既  
近京師著卽前來陛見不必引疾陳情該部知道

微臣遵旨至京恭候陛見疏 乙亥

該臣蒙恩欽召來京隨因力疾中途不能前進具疏控辭  
間奉聖旨劉宗周趨召兼程既近京師著卽來京陛見不  
必引疾陳情該部知道欽此益不勝惶悚義不敢不興疾  
而前已於本月二十日酉刻抵京師彰儀門外臣擬亟遵  
屢旨卽日見朝仍念臣以草茅之跡邁此曠典未敢徑自  
冒昧謹此先具奏聞或容臣偕同召原任禮部左侍郎林  
銓禮部尚書孫慎行到日一併見朝或容臣先行見朝恭

候命下以便遵行臣無任戰惕屏營待命之至奉聖旨劉宗周兼程前來請旨見朝具見敬慎著俟同召林釭孫慎行到日一并陛見該部知道

乞恩認罪疏 乙亥

臣於本月二十一日拜疏爲微臣遵旨至京恭候陛見事越四日至二十五日忽傳臣疏以奉旨許臣見朝臣倉皇叩頭禮訖仍出崇禎武門外另候進止至二十七日接邸報奉聖旨劉宗周兼程前來請旨見朝具見敬慎著俟同召林釭孫慎行到日一并陛見該部知道欽此不勝感激伏念臣既請旨陛見而竟以身在國門之外傳聞有誤卽行叩門之禮不敬不愼莫大乎是以至溷瀆朝儀且跡涉於劉二全書 卷十六 奏疏 三  
違旨臣之罪真有不可勝誅者仰祈皇上原臣敬慎之本心鑒臣草野之罪狀賜之斧鉞幸而及於寬政則臣之非望也臣謹除一面遵依明旨外席藁待罪爲此具本專差義男劉誠賚本具奏謹具奏聞 奉聖旨奏內稱本月二十五日忽傳奉旨見朝傳自何人著據實奏明崇武字訛併改正行該部知道

遵旨回奏疏 乙亥

該臣於十月初六日奉聖旨奏內稱本月二十五日忽傳奉旨見朝傳自何人著據實奏明崇武字訛併改正行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惶悚謹據實上聞者先是臣初抵都門業已請旨陛見矣時邸報尚未及臣臣恭候累日恐有失

誤因遣臣僕進城聽候適吏部旨意官范仁傳語臣僕臣僕遽以傳及臣謂臣疏已下明日當見朝矣臣遂信之明日爲二十六日正係嘗朝期致有倉卒見朝之誤總之旨意官與臣僕既輾轉傳訛以誤臣而臣咫尺天顏方切媚茲之忱兼之數千里扶疾以後益坐周章之狀又適中其誤則臣之罪實有不容道者臣謹據實奏明如此仰惟聖慈准臣認罪卽賜處分以肅臣紀臣愚幸甚臣無任席藁待命之至

奉聖旨范仁著刑部提問嚴訊所傳情緣明白

聖恩渥及非嘗臣義尚難拜命謹據實剖陳以祈聖

鑒疏

丙子

頃該吏部題爲欽奉上傳事奉聖旨劉宗周陞工部左侍

劉子全書

卷一六 奏疏

四

郎欽此臣不勝汗惶不勝驚隕臣謹卽於城外私寓設香案望闕叩頭訖竊有請者伏念臣向以羸病在告五年於茲一旦蒙恩召起方身在牀褥之日而竟以支離就道兩疏控陳未蒙鑒允扶掖至京賜之陞見親承天語之琳瑯曷展臣愚之揚扈草野寵榮至此而極千載一時何意遂降恩綸自庶僚而躡九列之班絲特簡而側司空之署臣何人斯當此殊遇而復被此殊恩苟頂踵之猶存雖捐糜以何惜惟是臣初抵都門卽因誤聽人傳致有誤朝一事簡舉認罪詞連范仁奉旨下部再擬再奉嚴旨范仁見在覆審問仁案一日未結則臣罪一日未正臣方日夕待罪之不暇而遽叨此殊恩命臣亦何敢冒昧而處於此卽聖明方開使過之仁其如微臣引身之義何至臣把骨如

柴病苦萬狀心知不能勝此重任而臣尚有所未暇及也  
爲此直披誠悃仰祈聖明查臣前日與范仁一體容臣仍  
在城外私寓稍事調理候刑部結案之日臣方以生死去  
留之身聽皇上之處分則國憲旣彰君恩非倖臣無任激  
切控陳待命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新膺簡命著卽祇遵供  
職其范仁事刑部作速奏結該衙門知道

徵臣感荷溫綸再披血悃仰祈聖慈憐臣久病餘生  
手摺奉 俯賜遣還原籍疏 丙子 爲衣之紙至 爲 卽 卽 卽

該臣具奏爲聖恩洵及非嘗臣義尚難拜命謹據實控陳  
仰祈聖鑒事奉聖旨劉宗周新膺簡命著卽祇遵供職其  
范仁事情刑部作速奏結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方席幕待  
罪間莊誦溫綸再申特簡姑置臣罪不問而趨臣供職臣

劉子全書

卷十六 奏疏

五

不覺感而繼之以泣雖前案未結分宜祇承新命以從事  
矣而無奈徵臣狗馬之疾千苦萬苦有不能勉承聖恩者  
伏念臣先年脾胃受傷遂成痞症百計難攻幾三十年坐  
使精神日耗漸同廢人臣通籍三十六年而歷俸不滿六  
年原非有恬退之節是以過人激亢之操至於忤俗止因  
一病字結果一生而臣反用以獵取不次叨冒至此慚負  
君父若何可言一旦有欽召之命則適因患瘧而前症作  
楚日甚臣不敢不輿疾自前勉抵國門數月以來無一日  
不藥無一日不因藥加楚至於氣隔胸而不降痰閉脇而  
不升目眊耳鳴時時昏暈止因前案未結靜聽處分未敢  
乞骸幸而勉成陛見之禮已不負徵臣數千里赴召之本  
懷矣乃司空何地貳卿何官今天下又何等時而可以五

官不靈百骸如偶者尸位其間卽臣不足惜將遂如邦土重寄何此臣之所以聞命若驚感恩欲絕而終不容已於言也倘臣不從國家起見而徒顧此殘喘以乞恩自便聖明在上斧鉞在前其能寬臣臣故不敢再以假請而直述其乞骸之惘仰祈聖慈鑒臣情萬非得已收回成命許臣以原銜回籍調理臣一日餘生尚矢啣結於世世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昨已有旨著卽祇遵供職

不必引陳該部知道

先生枚卜召入對上問人才糧饟流寇三事奏曰人才國之本計清問及之社稷之福也臣愚竊以陛下求治大急布令大煩用法大嚴進退天下士大輕遂使臣下智數盡用之蔽鼻飾非而不復單心於職業所以有人

劉子全書

卷十六 奏疏

六

而無人之用有饑而無饑之用有將而不能治兵有兵而不能殺賊臣愚竊以必盡改前日之所爲方有太平之望至於流寇若撫之有道還爲吾民今日要以收拾人心爲急欲收拾人心當先寬有司之彈罰小民困於加賦已不可言困於有司彈罰更不可言蓋彈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自然不得其所詩云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臣竊痛之

痛切時艱直陳轉亂爲治之機以仰紓宵旰疏

丙子

任工部左侍郎

臣嘗讀史至唐德宗一再播遷天下之勢幾於萬難措手而其臣陸贄所以啓告其君者獨本之六經仁義爲一時強明自用之藥卒以再造唐室臣乃知聖人之道可以治

世雖其君庸主也而其臣用之其效不旋踵況聖明在御之日乎臣是以慨然竊有請也今天下外侵內寇相繼十餘年於茲矣乃者勦寇之局聚天下多兵多餉馳驟五省之地竟不能一挫強鋒而且南窺江北犯河至煩聖天子焦勞於上前後減膳撤樂爲修弭計庶幾天心有厭亂之期乎然臣聞之治亂之機係乎事始皇上而誠計及於封疆則廟堂之上有先受其弊者矣不徵前事之所以失不知後事之所以得而苟不直鏡治理之原亦終無以握轉亂爲治之術臣請推皇上修弭之意而誦言之我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卽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而至於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道猶未暇一一講求致施爲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

劉子全書

卷十六

奏疏

七

要領者於是首屬意於恢遼而賊臣遂以五年平遼之說進是爲禍胎已巳之役謀國無良外氛孔熾震及宗社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天下事有不覺日底於壞者故自厥衛司譏訪而告姦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仰承獨斷而詔諛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參罰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自敲扑日繁而民生瘁自嚴刑與重斂交困天下而盜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

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自朝廷勒限盡賊而行閒日殺良報級以幸無罪使生靈益歸塗炭事急矣天啓聖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檄收酷吏之威維新之政次第舉行方冀與二三臣工洗心剔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之賢而竟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之忠而又以過憊坐辜使朝宇無吁咈之風此其所關於國體人心又有非鮮淺者於是求治愈殷紛更四出市井雜流咸得操其說說投閒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愈不可問凡若此者在皇上不過始於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爲厲階遂至莫可收拾則今日轉亂爲治之機斷可職矣夫皇上之所持

劉子全書

卷十六 奏疏

八

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則道也如以道則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畸用風雷則必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而不至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己無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己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命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撫循以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釁正懦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慎宗賢以改職之塗杜後世宗藩之釁除此三大釁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在世世又何慮乎外侵內寇哉顧此蚩蚩填池言勦言撫總非定算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繇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乃遣廷臣齋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

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壁清野聽其竄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不損一矢而畢此役自此四境知中國有聖人將聞風慕義之恐后而又奚煩於觀兵乎哉此聖人以道治天下之明效也抑臣聞之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願皇上視朝之暇時近儒臣聽政之餘益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其所爲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庶幾不遠於此而得之至於用人誠爲平天下要務尤在致審乎好惡之機以決用舍之路若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啓新者片言投契立置清華稱一時盛事第本生言有大而近誇情似要而有挾其品未可遽信乞皇上先令以冠帶歷事黃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之後果有忠言

劉子全書

卷一六 奏疏

九

奇計足以折大奸斷大疑決大計然後與之實授未晚不然將如名器何古之聖人刑一人而必使千萬人知所懲賞一人而必使千萬人知所勸則操礪世之權者尤不可苟焉以處此也夫以我皇上天縱聖明卓卓具有希堯法舜之志而一時爲之臣者不能以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以熒主聽使國論愈紛治效愈後臣竊痛之伏惟皇上斷以堯舜爲必可爲而求之堯舜之道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誠使天下皆回心向道以事一人而天下有不治者未之有也若曰法制禁令而已短長之效已見於今矣此非臣之所知也伏念臣羸病餘生一旦蒙恩起自田間擢置貳卿雖捐糜曷圖報稱茲當受事之初不禁主憂臣辱之義輒敢效此款款極知迂腐無當高深萬一而

一點堯舜其君之懷不敢自後昔賢惟皇上少垂乙夜之覽倘念臣言可采得一一見之施行卽與臣以出位之誅臣雖身膏斧鉞亦所以畢此報稱之職分也臣無任激切屏營待命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素有清名召來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歸咎

朝廷如流寇靜聽其窮中原豈堪盤踞

方謀窺逞虛

文何以勦除至若封疆甘心棄置貪欺一任所爲此無三釁之宋終困外夷可爲前鑒堯舜事業詎不願慕無奈士風又不及宋總理未任之前有何功能表見以後還宜虛心附虛毋自誤以誤國家該部知道

微臣頂戴明綸恭申對揚之忱以圖報稱疏

丙子入

任工部左侍郎

劉子全書

卷十六 奏疏

十

頃該臣具奏爲痛憤時艱等事奉聖旨劉宗周素有清名召來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歸咎朝廷如流寇靜聽其窮中原豈堪盤踞

方謀窺逞虛文何以勦除至若封疆甘心棄置貪欺一

任所爲此無三釁之宋終困外夷可爲前鑒堯舜事業詎不願慕無奈士風又不及宋總理未任之前有何功能表

見以後還宜虛心酌慮毋自誤以誤國家該部知道欽此

欽遵臣方席蒙間捧誦明綸仰見我皇上虛懷盛節雖於微臣之言由於狂瞽之極者猶然不廢採擇至逐事商求

萬若家人父子之告語而且許臣以徑徑之能臣乃不覺撫心欲絕繼之以泣轉輾迴環而尤不容已於對揚之忱

也臣請遂以堯舜之道進夫堯舜之所以爲聖者非以其

事業之魏煥也與哉而本之乃在十六字之傳不過致謹於人心道心之辨求其所謂中者而執之繇是以之官人而知人則哲以之治天下而安民則惠極其效至於黎庶風動蠻方率從堯舜之道所爲約而易操者如此我皇上英明不世出又生而遠乎聲色貨利之習固已完具一堯舜之心矣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纔出於人心而過不及之端已授之政事之地卽求治而過不免於害治者有之而吾固不自知也時時而提醒之曰得無與亂同事歟又時時而謹凜之只此一念謹凜間便是道心爲主是精一是執中皇上已一日而堯舜矣今日堯舜事業詎不願慕又若姑自退託焉何也無乃徒求之事業之著而反失其心源歟夫事業至堯舜而無以加矣然夷考其

劉子全書

卷一六 奏疏

七

時洪水爲災昏墊阻饑遍天下又乘之以有苗之亂當不減於今日之勢而堯舜不以故貶聖亦止恃此執中之心法勞於求賢而用之以坐待昇平計其時已不啻數十年久矣皇上而誠以堯舜之心爲心政不必預期其事業而轉生一退託之心以爲不可幾及也惟是有君無臣千古同患若明綸所云貪欺成習真不能自遣斧鉞而臣以爲轉移化導之權終不外人主之一心漢臣賈誼有言視之以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視之以奴隸彼將奴隸自爲也然則視之以股肱心膂彼未有不股肱心膂自爲者也雖堯舜之時豈無巧言令色孔壬其人而顧以爲不足畏一時君若臣惟賡歌喜起於一堂之上而已流寇之爲中原毒也原其初固朝廷赤子也語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皇

上但心堯舜之心以撫民耳不患寇之不還爲吾民也卽四裔非吾族類而兵革之威終不如聲教之訖皇上但心堯舜之心以涖中國耳不患四裔之不終歸我戎索也夫宋誠不必備有宗藩方鎮宦官之釁而播遷之禍實始於王安石一時君臣驟起幽燕之議勢不得不加賦病民於是君子競起而爭之爭之不得而黨論興空國之禍作馴至蔡京用事決計圖遼卒以見賣於金人而宋遂南渡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自此諱言恢復國勢奄奄猶賴朱呂諸大儒道學一綫相與彌縫闕失卒延南渡之業幾二百年至航海之後文信國且奮起而扶三百年已絕之綱嘗一時人心風俗之厚又有如此者則亦千古得失之鑒也

劉子全書

卷十六

奏疏

三十一

天下之學孔孟者而一網之謂之門戶自此人人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恥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士風之壞有繇然矣一日聖明在御漸開蕩平之路而葛藤未斷媒孽時閭終致人才之落落屈指先朝遺直無如惠世揚一人而受錮典朝者十年而後用若鄒維璉之病也而用孫慎行之垂死也而用尤恨其用之不早則此外可以類推矣皇上誠鑒及宋事請必以堯舜之道率天下使天下皆學爲孔孟之學永杜朋黨之說於是廣起廢之途酌薦舉之格并絕天下希旨生事紛紛上書而媒進者庶幾士風有不變之日而國事可圖也總之天下之治從本源上操幾則事不勞而功集自教化中流出則神不役而智周此堯舜事業所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惟皇上深致意焉昔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而斷之曰有爲者亦若是乃知堯舜人人可爲此性卽堯舜之性此心卽堯舜之心苟非從此信及安能立定一必然有爲之志而不惑於雜霸之私故雖以漢文帝之賢而謂張釋之曰身之無甚高論其志不足稱也故又曰君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天將以皇上再開唐虞之治也惟是永堅厥志而已若微臣識本迂疎未諳時務仰承天語之戒飭敢不夙夜電勉以期迨於自誤誤國家之譴祈聖明鑒察臣無任感激悚惶待命之至

奉聖旨奏內惠世揚已有旨餘如道了該部知道

再申皇極之要以端治本疏 丙子四月未上

臣聞天下無道外之治而道之所以爲大者仁而已矣仁者以天下萬物爲一體非物物而體之也道在用人譬之

劉子全書

卷十六 奏疏

三

一自然必其血脈先注於腹心之地而後暢於四肢達於肌理夫君臣一德之交亦一身之腹心也故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我皇上痼瘼民隱固嘗具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懷而天下猶有不得其所者何也皇上嘗用閣臣矣八九年之間而或以金甌或以廷舉或以特簡又錯出之以票擬至於票擬而爲術愈以疎已帝心旣未可憑輿論又未敢信不得已而從特簡識者猶以爲內降之不可長也乃聖明而特簡矣宜其必出於天下之賢者而何以前見賢後多獲罪且有昔所進今日不知其亡者是皇上終日用閣臣而不足也皇上嘗用九卿大臣矣旣辨官而論之又代爲官之曰若何而用人而理財而惇典庸禮命德討罪靡不巨細綜覈羣臣拱手受成耳然用人而人

才之摧折日甚理財而財用之匱乏日增以至獄濫刑繁  
兵驕將懦尤稱一時極弊是皇上終日用九卿而不得一  
人之用也若乃召對時塵自公卿而下咸不乏造膝之談  
仍令以所未盡者投匭而進亦足稱熙朝之盛節矣然孰  
爲皇上獻可替否補闕拾遺者始焉皇上出言以爲是而  
部院臺省莫敢矯其非卽間有矯其非者而皇上亦無從  
而得其是非之實國是遂終於不可問是皇上終日懸輶  
建鼓以來天下之言而不得一言之效也至是皇上亦誰  
可與其天下者閱閱焉訪宗潢羅草澤搜免置之英參中  
涓之任備極一時苦心皇上固曰吾第不得天下賢者而  
用之臣謂天下未嘗無賢者也顧上之人能用而不能  
用耳堯舜之急親賢也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  
劉子全書 卷十六 奏疏

卷十六

奏疏

四

聖人不敢自有其聰明而必以天下之耳目公天下之視  
聽所以決壅閉之路也以今日求賢若渴如皇上而天下  
之爲賢人君子裹足而不入於廷得無有壅皇上之聰明  
逆閉其途者乎語曰君門遠於萬里堂上遠於千里堂下  
遠於百里言壅閉之易生也願皇上之熟察之也雖然皇  
上自有其聰明而天下皆愚矣天下皆愚而還以其愚者  
當皇上之心曰此庶幾可以教而臣之也是皇上終日用  
賢而轉用愚不肖之士也若是者又何也仁者以天地萬  
物爲一體而有我之私或累焉故也皇上亦去其聰明聖  
智而已矣語曰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其要歸於慎獨  
是以聖人韞纊凝旒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淡然無爲而天  
下治此之謂皇極之要臣嘗見廷臣中慮皇上焦勞太過

有舉職要之說以進者亦稍啓其端而未竟其說臣謹爲  
推明之如此惟皇上於齋居恭默之時恍然自見其獨體  
而於時保之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蓋獨體者用人  
行政之本也存於中者誠寂然不動之宰而發於外者自  
有感而遂通之勢是故耳則無煩聽目則無煩視夫無煩  
聽非止得聽之本然乃實有兼天下之聰焉無煩視非止  
得視之本然乃實有兼天下之明焉當是時皇上出至誠  
以選閣臣而閣臣皆一時之弘儒布大公以任九卿而九  
卿皆一時之偉器降私顏以求直言而天下忠讜敢諫之  
士日集於左右擴虛衷以訪賢士而天下懷才抱德之彥  
彙征於寮采又何必如向者操其詭術一一而苛察之而  
網羅之也漢董仲舒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劉子全書

卷十六 奏疏

五

正百官以正萬民正今日皇上慎獨以治天下之謂也夫  
在在而擇人至勞也慎獨而求治至逸也在在求人宜賢  
者徧廟堂而實而按之無一賢之可任慎獨求治宜治之  
難致而舉而措之實有效之可據一勞一逸之間皇上亦  
可以覽其大槩矣寧俟臣言之畢而後知所從事耶惟聖  
明裁察幸甚

三申皇極之要以決萬世治安疏

丙子四月未仕

臣聞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古之聖人達而在上則以  
大道濟時艱窮而在下則以空言持世教故孔孟布衣也  
而功過禹周乃其所汲汲焉託之空言者亦惟是生心害  
政之說蓋三代而後天下之亂未有不始於人心者也又  
千餘年而有宋諸儒繼之爲力愈以艱已洪惟我太祖高

皇帝用夏變夷重開混沌卽位之後卽表章朱熹之學以  
上遡孔孟直接堯舜以來相傳之統於時世變風移人心  
之正幾於三代列聖承之遞加培養其爲人心世教如一  
日至於崔魏之世首殺天下之學孔孟者而以上公擬孔  
子人心漸滅殆盡此固天之所以開聖人也自皇上受命  
中興世道復還祖宗之舊天下方延頸以望太平而乃者  
時艱轉迫外侵內叛至八九年於茲而未殄其故何也臣  
嘗按往事如萬厯中有寧夏之役有朝鮮之役有播州之  
役又遡而前之有荆襄流民之役有霸州流民之役其大  
者有前己巳之役有寧藩之役皆兵不血刃而定之曾有  
今日之敗衄者乎猶是全盛之天下也其士大夫之才譎  
膽智非必盡怯於前日也然而成敗異致功烈殊施者豈

劉子全書

卷十六 奏疏

二六

非人心升降之機與此一時也大臣不務講和衷而計出  
於傾危小臣不務修職掌而情營於救過言官不務持公  
道而論主於占風封疆之臣不務定大計而功冒於殺良  
凡若此者皆人心先受病以至於是也以故皇上惡情面  
則諸臣杜門謝客以市公皇上禁餽遺則諸臣引袖交懣  
以致敬設厥衛之機卽以厥衛爲夤緣立註銷之法轉以  
註銷塗至尊之耳目至皇上極力破除在門戶之說而諸  
臣又借以誣善行私議論偶違必推求其主使風聲風囿  
益踪跡其疑似雖彼此各有依傍而究竟總費調停勢必  
至盡逐正人再起大獄追貶羣賢以成紹聖之紛紛而國  
祚繼之是亦先朝士大夫所絕無而僅有者也臣於是而  
痛人心之爲禍烈矣一中於崔魏之毒而傳染至今猶得

以機械變詐之巧鬪其富貴功名之捷使國事幾於再壞若疆圉而披心膂赤子而背父母士卒而戕主將則氣類之相因而至者也然則操救世之權者如之何亦曰正人心而已而欲正人心莫若明世教明世教莫若道先王之道以道之而本之終在皇極之地臣觀大學一書言平天下之要必推本於用人至引秦誓所稱大臣容賢妨賢兩等人決好惡之路而歸之仁人蓋惟仁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好人所好惡人所惡以一天下之人心而化其反側乃其功夫必從格致來倘非獨知之地真知善之當好與惡之當惡而又何以能好能惡乎此大學之道所以不可不亟講也今欲求端於皇極請自皇上躬親聖學始方今經筵日御便殿日臨其於聖學思過半矣顧臣特以

劉子全書

卷十一 奏疏

七

爲循舊章耳卽其得之於講讀之後者亦不過少資聞見耳於反躬切己之地又奚補與必也首復先儒程頤坐講之規以作其崇儒重道之念乃始從容論質上下古今務求端於格致之微而繇是進之誠意以審其機要之正心以踐其實己之明德旣明而人之明德與之俱明矣將脩齊治平一以貫之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夫使天下皆有以明其明德則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功名富貴知有廉恥而不知有機械變詐民風自此而淳政事自此而脩中國自此而乂安四裔自此而賓服在反掌間是皇上繼皇祖而接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爲千萬世開太平也記曰化民成俗必繇於學此之謂也至近日理學名臣如鄒元標高攀龍馮從吾等仍乞下之廷議酌與從祀之典并論

及國初方孝孺曹端而下諸臣補累朝之曠典定一王之道極人心世教其益有裨乎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也人心萬古一日則四端之心亦萬古一日今不務發其本心之良而曰吾姑以法繩之計所以防人之誇詐者亦已無所不至矣然文法繁而真情愈隱伺察勝而苟免反甚民之無良無乃自上導之乎伏念臣少不知學長而無聞溝斷之餘一日遭際聖明捐糜何恤惟是半生羸病無繇勉效犬馬輒不勝其款款之愚至再至三感念時艱聲淚俱盡惟聖明憐而鑒臣臣死且不朽

微臣不敢懷利事君仰祈聖鑒并勅禁天下言利以

挽回世道疏

丙子四月三日

劉子全書

卷十六 奏疏

八

先是聞囹寺缺馬價嘗奉明旨願捐者聽今大學士溫體仁等及勳臣朱純臣各報捐助矣將遂及九卿以下臣乃不能無說而處於此臣聞之爲人臣者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甚者鞠躬盡瘁而已不聞其出於利也如以利卽破家徇國亦利也故卜式輸邊公孫弘以爲不軌之臣不可以化天下今國家外侵內寇日煩縣官拮据中外諸臣孰爲匪躬自效者卽今一歲之中捐陵工捐城工又捐短牆以及於馬價亦何當報稱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於此無乃沾沾有市心此臣所爲利也且夫輯端何典也而亦議以捐助免倘遂行之辱國滋甚傳曰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皇上嘗禁天下以賂矣數金見告重者辟輕者戍又嘗嚴賊吏之誅矣自滿貫而上無

不重者辟輕者戍一時士大夫方凜然勵羔羊之節而今者賂自上聞矣尤而效之又何誅焉凡此一捐再捐三四捐勢不能割之養廉之餘者也卽內廷之臣苟奉皇上約東亦豈有私藏而短牆之役率先捐助又過從節省以爲邀寵地終將取償於朝廷而息之耳則亦何樂有此紛紛捐助乎哉臣於是而重有感矣皇上自卽位以來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身衣三澣之衣口食監門之養固將一意恭儉化天下而屬者時艱未艾水衡度支動詘軍興圖所以佐緩急之計有出於萬不獲已者天下以爲人主而務財用也競以頭會箕歛之說進過此說鬼說夢無所不猥褻益復申法律之教尚介冑之能長遊說之習決乞墮壟斷之行率天下君臣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釀成盜賊公行

劉子全書

卷十六

奏疏

七

之世界而天下之禍遂日甚一日而不可救甚矣人主之好尚不可以不謹也臣聞之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盈縮大夫不言多寡誠有見於亡國敗家之禍未有不中於利者故鹿臺鉅橋瓊林大盈千古以爲炯戒卽大學言平天下不諱理財而生財之道不過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尤惓惓於聚斂之戒且以爲甚於盜臣乃知生財之道卽是絮矩與民同好惡之道是以謂之大道故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今天下旣以橫征之故日驅民爲盜中原赤地數千里已無生財之衆矣所望二三有司多方招撫稍爲農桑衣食之計以有此子遺而又轉轍困之以捐助試問此捐助胡爲乎來哉語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若議食議用則請皇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事事從撙節愛

養起見而不徒爲粉飾太平與倥偬禍敗之計如近日城臺城牆城堞天壇諸興作衡以標本次第孰非事在可已者又如軍需七項四項歲造各不下萬計因陳相積漸歸朽敗儻歲省三分之一亦歲省金錢十餘萬其他可以類推軍前大計仍請勅戶兵工三部合局打算立定規模萬不得多兵多餉多器械以國與敵如此而亦無事屑屑於言利爲矣然苟非人主明乎大道之要本其先慎乎德而出之未有不以利爲義以聚斂之小人爲君子而用之者伏惟皇上洞觀治忽之機明示取舍之極尊仁義而後富強特勅自今中外各官弗復行捐助以長言利之習庶使微臣不至以偃蹇獲罪臣不肖竊有聞於義利之辨願與廷臣交勗之耳臣無任激切屏營待命之至

奉聖旨軍國

劉子全書

卷十六

三

要役原非得已好義終事何云懷利免觀暫蘇民困奉旨甚明數金重辟曾有何人大臣進言豈得矢口任臆該部知道

遵奉屢旨仰佐錢法未議疏 丙子五月未上

前者因錢法一事戶部欽奉上傳該錢法侍郎吳國仕回奏間奉聖旨是奏內疏官錢禁私錢廣收放俱於錢法有裨至國販立限收買嚴稽出入尤是疏通要法著恪實勅行有仍違禁私販收放作好的內外各該衙門嚴緝參拿究治務期上下通行軍民兩利該部知道欽此續該吳國仕參處玩法經紀李八等奉聖旨李八等著送刑部問擬楊大併行緝究其責成坊官盡收私鑄例行制錢及參罰事宜依議但不許衙役乘機生擾官經紀應否設立該部

核議具奏欽此國仕尚未經回奏復於本月十七日見邸  
抄戶部接出上傳錢法原取便民今新錢六十五文未見  
通行舊錢聽從民便又稱苦無定數作何畫一至禁外錢  
願勝低假若一槩禁絕是否足周流通著戶部及錢法侍  
郎詳詢確議速行奏奪欽此臣伏讀前後詔旨皆責成戶  
部而不及臣部然臣在工言工亦以提督錢法爲專職者  
也前接戶部來文事理以該本部尚書劉遵憲劄行管理  
寶源局員外許國楨遵行去後而臣時訪之民間爭不便  
於新令至有因而罷市者臣念行法之初人情難於慮始  
故靜聽彌月未敢遽有陳瀆而不意聖明已再四迴環猶  
以前議爲未盡因有詳詢確議之旨則臣其敢無說而處  
於此乎臣聞王道本乎人情人情之所趨國法之所不能  
劉二全書 卷十六 奏疏 三

強也況錢之爲泉也又謂之園府本以流通上下而成制  
卒未有不行於下而可行於上者夫哉王言錢法本取便  
民一語固已得其大端而曉然王者與民同利之德意矣  
今請就明諭之所及者而一一爲闡釋之如曰新錢六十  
五文未見通行臣謂不必強之使行也聽其自行而已如  
曰舊錢聽從民便又稱苦無定數臣謂不必強之使定也  
聽其自定而已如曰禁外錢原防低假若一槩禁絕是否  
足周流通臣謂不必禁之使絕也禁之且以滋擾但嚴其  
低假之防而已然則何以使新錢嘗貴舊錢嘗賤低假錢  
獨嘗禁乎有法於此請始因人情之便而利導之一在酌  
收法如收之以二八銀錢也新錢有收舊錢亦有收而若  
事例若稅糧若贓罰皆例收新錢若房號若門稅若贖銀

皆例收舊錢新者制自上裁舊者悉隨時估既分其貴賤而收之民未有不從其貴賤者也一在酌放法如放之以二八銀錢也新錢有放舊錢亦有放而若官吏師生俸廩衙役工食皆例放新錢若三大營軍需特從優卹皆例放舊錢新者制自上裁舊者悉隨時估既分其貴賤而放之民未有不從其貴賤者也又一在酌行使法凡民間交易估自一錢以上者許用新錢估自一錢以下者許用舊錢新者制自上裁舊者悉從時估既分其貴賤而用之民未有不安於貴賤者也於是禁濫惡之新鑄臣查近日所鑄制錢視萬厯以前良楛懸甚而臣部近用匏銅一項爲鑄本銅低而制益劣亦何怪民間之賤值乎法宜加增銅料更定字樣如萬厯時錢式且進而視嘉隆則體質既殊制

劉二全書

卷一六 奏疏

三

錢不期貴而愈貴矣於是禁低假之舊鑄訪九門以外但有進低錢假錢者聽該部以銅價收之訪舖戶中但有買低錢假錢者聽司坊官以違制之罪罪之則私錢漸盡舊錢不期賤而自賤矣於是議設在官之經紀每坊量設一人統領諸小舖必報土著之有身家者聽其新錢舊錢分別兌換兌換分而行使亦分可知且聽其低錢假錢一例收買收買盡而行使亦盡可知是又所以通上下之血脈制新舊之低昂而行之不以爲擾者也至於舊錢絡繹相入京師臣頗聞之道路凡以外省直但行新錢不行舊錢故也其但行新錢而不行舊錢則各省直官鑄太多故也官鑄多而私鑄亦多不特舊錢賤并新錢而賤矣官鑄多而銅本益貴不特京鑄壅并京鑄而艱矣今請除南京戶

工一局外盡廢天下官鑄因禁天下私鑄必使外省直新舊兼行悉如京師例而外錢自不禁而漸絕矣臣非不知隨產起爐取息饒而裕國便要之國家當權大體不當較小利語曰國之利器不可示人況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注於彼者必挹於此乎凡此皆於行法之中而不礙人情之所便所爲因其勢而利導之絕無事於一切把持之術者也此王道也臣敢以是奉揚天子休命若其他已經戶部條議見在遵行者臣不必縷縷及之臣識短才疎自愧一得仰祈聖明采擇施行

微臣危疾陡發萬難報効殊恩仰祈聖慈俯容回籍

調理以終帷蓋疏

丙子五月三日

臣叨中萬厯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歷任禮部儀制司主事光祿寺寺丞尚寶司少卿太僕寺少卿通政使司右通

劉子全書

卷一六

奏疏

三

政皆未任削籍恭遇皇上登極於崇禎二年起陞順天府府尹叨任一載告病回籍崇禎八年七月內特蒙欽召來京本年正月內陞任今職伏念臣一介草茅荷皇祖作養以來洊歷四朝屢進屢退遭際聖明前後起以非嘗之典從此溝斷餘生誓當許之君父以圖報稱於萬一臣之分也乃臣福薄命慳動辜恩遇在京兆已然卽今一日受任輒不勝其支離困頓之狀有勢難終隱而不以告者緣臣中年以脾胃受傷腹內遂成痞積百法難攻攻之愈峻則愈痞而體亦愈羸以至血脈閉塞痰火怔忡其來有漸一旦叨茲劇任暈勉在公疲勞日甚忽於前月二十三日感冒風邪寒熱交作旬日以來或吐或瀉晝夜不寧僅存微

息醫生王弘科錢穎咸謂元氣在絕續之間非一藥所能驟起則臣雖有區區狗馬之心亦不能仰圖報稱可知爲此伏枕百叩懇祈聖慈憐臣久病未痊復感新蓄萬難供職特賜罷免仍鑒臣受事未幾負恩深重姑許以前任府尹職銜回籍調理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力疾悒憤不知所云臣無任迫切控陳待命之至

奉聖旨工務亟需佐理

劉宗周著卽出供職不必引請該部知道

臣病日久未痊再懇天恩特賜罷斥以重官守疏

丙

子五月二十八日

頃臣於本月初三日因驟感危症具疏控陳旋奉溫旨著臣供職臣感激天恩義矢盡瘁會逢郊祀大典職掌攸關力疾見朝得與於執事之列幸而告竣其間啓處不遑者

劉子全言

卷一六 奏疏

十四

連日夜而臣體復加憊矣夫臣所謂驟感之症在脾虛暴下則驟感者似可以驟止而孰知臣症繇來已三十年浸劇者復十年且每年必劇於夏秋兼之積痞如盤積痰如絮積火如灼致氣有升而無降頭旋暈如坐雲霧中近自庚午得請以來無日不與藥餌爲緣而衰齡日逼療法日窮旣而蒙恩起用一時狼狽之狀臣後先披露御前未遑省察溫命重宣臣遂不敢固請以晦臣子之義而今也福過而災愈生任重而力轉瘁至日病一日有不勝其瘵曠之虞者如臣職掌在提督工程而一日不視事則工程之勤惰難稽又管理錢法比較銅商而一限不比較則奸商之宿逋莫問卽皇上能優容一病臣在司空之堂而臣不敢以司空負也頃臣見科抄有民本許朔者論及於臣一

則曰才謂不足一則曰經綸無能視臣近狀可爲實錄蓋  
瑚爲臣鄉人頗知臣而至其謬相引暱者臣亦不受也總  
之臣才本薄而重之以多病故愈見其短臣於幹濟本疎  
而處以多病之身故愈覺其疎有臣如此又安用之惟是  
叨冒逾涯終鮮報稱負國負恩且仰累聖明知人之哲臣  
每清夜魂消無以自遣何問煌煌三尺仰惟聖慈鑒臣溺  
職罪狀憐臣不能供職之苦情量從罷斥永錮田里倘臣  
得偷延餘息以終始天高地厚之造則所爲生當隕首歿  
圖啣結者也臣無任披瀝悃誠待命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

前已有旨諭留著卽祇遵供職不必屢陳該部知道

微臣兩奉恩綸力疾萬難供職仍瀝血悃以祈聖鑒

疏 丙子六月十五日

劉二全書

卷一六 奏疏

三

該臣於前月二十八日具奏爲臣病日久未痊等因奉聖  
旨劉宗周前已有旨諭留著卽祇遵供職不必屢陳該部  
知道欽此隨該臣於私寓恭設香案力疾叩頭外伏念臣  
本以夙嬰羸疾驟劇一朝輒有引請實出萬難無已乃蒙  
聖恩前後兩賜諭留臣敢不仰體惓惓延斯夕繼而思  
之皇上之所以諭留臣者固將責臣以職掌而非徒名位  
之虛拘也臣而念及於職掌則司空固天下劇司佐理分  
猷並稱劇任而臣自罹疾以來鬱痰成眩旣受困於神明  
積濕成瘋復受攣於肢體其爲日羸日憊之狀有萬難再  
試於鞭策者使臣而勉留一日則曠職一日則臣之負譴  
日甚一日而臣乃不覺愴然於去留之際也以臣至愚極  
陋之姿浮沈善病將四十年曾無寸豎可錄一旦荷聖明

求舊之典至以庶僚而躡九卿自初進而凌左席甚者不  
經廷推徑取坐名皆故事所希有而臣輒不揣非分惶遽  
承恩凡以平生有未効之犬馬至此冀得少酬萬一耳及  
夫報稱無能種種殊恩總成辜負臣始不禁抱頭鼠竄而  
況欲假聖明之屢眷以曲蓋其溺職之辜則臣義愈有所  
不敢出矣用是不獲已仍申前請仰祈終賜罷斥倘蒙聖  
慈鑒臣曠溺未深姑從老疾例量與致仕各色則極辨之  
朝終無侍位而曲成之德不廢散材臣雖從此溘先朝露  
亦將瞑目九原臣無任迫切惶悚待命之至 奉聖旨劉宗  
周屢旨諭留覽奏情詞懇切特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該  
部知道

感激天恩恭申謝悃疏

丙子六月二十二日

劉二全書

卷十六 奏疏

五

該臣於本月十五日拜疏爲微臣兩奉溫綸力疾萬難供  
職仍瀝血悃以祈聖鑒事奉聖旨劉宗周屢旨諭留覽奏  
情詞懇切特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除臣恭設香案於私寓力疾叩頭謝恩外伏念臣一介草  
茅半生蒲柳早年通籍已輸管力於方剛白首出山復逮  
桑榆而罔効荷累朝作養之恩洵躋卿寺辱聖主非嘗之  
眷遂佐冬官叨冒之榮至此而極報稱之義曷其有諉何  
意福過災生從拜命以後無日不支離抱痛其如事弛官  
曠卽乞恩之中無言不狗馬自傷循此連章累控乃蒙俯  
降兪旨諭留至再方寬臣諠於無逃調理需痊尚沐君恩  
以罔極捧誦之餘能忘感激推隕不已繼以涕零理合趨  
朝而未遑敢申微悃以陳謝一息螻蟻亦荷無私之大造

百年環草曷圖有盡之生涯臣無任力疾屏營稱謝之至  
奉聖旨覽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遵旨回籍恭申辭悃疏 丙子七月朔日

該臣於六月十五日以微臣兩奉恩綸力疾萬難供職仍  
瀝血悃以祈聖鑒事具疏間奉聖旨劉宗周屢旨諭留覽  
奏情詞懇切特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該部知道欽此欽  
遵臣謹於六月二十二日拜疏謝恩奉聖旨覽奏謝知道  
了該部知道欽此臣謹遵旨回籍禮難力疾叩闕望闕徘徊  
瞻天咫尺四朝犬馬豈無戀主之私一日首丘忍負致  
身之節伏願陛下聖德日新聖修時懋本之靜存動察惟  
是分理欲而辨長消驗之出身加民乃在謹好惡而端用  
舍繇知言以知人則遜於乃心終不若逆而求道繇用人

劉子全書

卷一六 奏疏

三

以行政則謀之新進亦何如卜之老成第恐偏聽生奸致  
解仁賢之體且慮積疑乘隙終開門戶之爭此在先朝已  
成殷監至於匡勳中外之畧動關廟算則筦樞之責難輕  
更以勦撫順逆之權分在地方則邦本之圖尤亟參罰寬  
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更張多一事吏增一事之奸倘能事  
事提其大綱自可種種詳於小節乃者上下雷同徒增鋪  
張之治具焦勞日昃未聞交儆於臣工惟明主獨鏡道揆  
之原而危時尤切泄沓之戒臣雖奄息願效哀鳴忍死須  
臾庶見太平有日齊天萬壽永隨草野呼嵩臣今拜表言  
行無任力疾屏營控辭之至 奉聖旨覽奏辭并陳懇悃知  
道了該部知道

微臣身切時艱敢因去國之轍恭申慰悃兼附菑

之獻疏

丙子九月八日

臣宗周因病乞骸奉旨回籍於七月初一日辭出國門行  
次天津始知邊庭不戒首震陵園遂破昌平而南下臣不  
禁摧心欲絕者久之因臥疾津城月餘經敵鋒往來南北  
所過州縣無不殘破伏惟皇上上塵列祖之痛下切萬姓  
之讐當不知如何焦勞日與在廷臣子薪膽共誓臣又不  
勝痛絕比聞敵勢飽颺漸思北遯臣乃稍稍解維離津城  
而南駐交河地方回瞻天表愈增馳戀敢遂以芻蕘一言  
爲當宁獻臣惟我皇上注意邊防自己已以來無日不綢  
繆未雨而疆圉之禍一至於此追原禍始丁魁禁之久以  
病請也業已自知其非封疆之任矣乃朝廷不聽其去卒  
至於敗事不聞吏部有爭執張鳳翼小有才而器識不足  
劉子全書

卷十六 奏疏

庚

久已溺中樞之職矣一日敵人闖入偵探無聞調援不速  
動成束手行間之任益非其任可知也朝廷又從而嘗試  
之卒至於敗事不聞政府有主持兵垣有封駁則當事諸  
臣尤有不得辭其責者而臣以爲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往者已已之變坐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其他不過爲法受  
惡耳有小人者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槩  
坐以煥黨日中蜚語於上次第置之重典或與削籍去自  
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疎於人主馴至  
人人解體事事規卸朝政日隳邊防日壞以有今日則今  
日之禍實已已以來釀成之也且夫以丁魁楚等之失事  
於邊也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張鳳翼之溺職中  
樞也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

先入衛者幾何人而不聞以逗留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而今也幸以二州入縣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纍纍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曠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成或去豈昔之小人一一爲異已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與乎而其階之爲後事之禍愈有不可言者矣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復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我皇上聰明不世出之主也其於賢奸之辨何有不燭炤數計然臣觀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瓊

劉子全書

卷一六

奏疏

三

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而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矣人才之不競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人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恥則亦相率爲全軀保妻子之計而已此今日國事之所以敗也今誠欲得天下之君子而用之據臣所知如原任大理少卿惠世揚亦一時君子之領袖也而廢籍中如張鳳翔之弘毅李邦華之英敏竝稱未易才倘蒙皇上破格起用天下將有昂首而奮者然世揚十年禁錮業已奉有起用之旨而終從寢閣果誰爲逆閉其途乎則益以知君子小人之不同量矣夫今天下卽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寺人下而皇上每當緩急之

際必倚以大任此在前日已成覆轍方亟亟更絃之不服而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復有遣益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撫按無權將遞置司道守令於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於中官也於疆事必無幸矣且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每相爲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異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人則必無合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而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爲今日決消長理亂之機奈何復用中官以參制之此明示天下以左右袒也當是時乃有明於治理如御史金光辰者起而爭之亦天下之昌言也臣意皇上卽不遽用其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光辰竟以言見逐若惟恐傷中官之心者尤

劉之全書

卷十六 奏疏

三

非所以示天下也嗟嗟言官亦何負於國乃者唐藩拜表而勤王亦有思徐生之徙薪者乎大帥擁兵而不戰亦有問李勉之尊朝廷者乎其他觸邪指佞請南昌之尚方者亦自不乏其人又往往得罪以去遂至天下相顧爲寒蟬之結舌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士此天下事之所以日壞一日而不可爲也至於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賊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至於鄭鄭雖久于鄉議而杖母之獄欲以誣告坐亦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披根卽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輔

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仰惟皇上念亂圖存豁然永爲皇極之主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爲挽回世道之根本於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斷大猷仍請亟罷三協通津之使專一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致再以人國爲僥倖則宗社生靈實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爲桑榆之收者庶幾在此乎不然而徒計出於苟且繇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戒心叵測憂患重來天下事尚忍言哉伏念臣羸病去國之身非不知緘默可以自全然熟念今天下安危呼吸之日雖江湖滿地總無投生之路卽臣不言又誰爲皇上言之者臣寧言而冒鈇鉞之誅終不忍不言而坐視國家有危亡之禍也臣無任激切望闕呼天哀控之至

本聖旨封疆重寄朝廷委任邊臣何

劉子全書

卷一六 奏疏

三

嘗不專奈平時一味欺蒙遇警輒至疎虞特遣監守查飭夫豈得已金光辰始從輕處前旨甚明乃謂恐傷中官之心是謂何語且已已諸臣各有罪案此番失事正在議處有何異同黨比奸生悖謬成德等貪酷鑽刺壞法蔑論罪狀顯著反指爲刑政之弊又牽捏首輔尤屬不倫劉宗周明係比私亂政顛倒是非本當重處姑著革了職爲民該部知道

微臣再伸去國之忱敢陳今日善後實著以濟時艱

疏

丙子九月未上原任吳官

臣惟我國家不幸而有封疆之禍至今日而極也蓋已岌岌乎有宋人之勢矣乃者戎馬漸退舉國君臣驚魂甫定正古人臥薪嘗膽誓圖雪恥之日則今日所爲懲前毖後

計誠萬萬不宜緩圖而臣請姑從已事求之我皇上自登極以後銳意邊防迄於已已之變深追既往之愆廟堂之上所爲鯁鯁過計隨事而講求者不曰恢復則曰城守不曰增兵則曰補餉而且厲以賞罰懸以重典已非復往事之廢弛矣乃敵兵數入輒數利益復越重邊踰兩鎮寂然無聲一日而下昌平縱橫四出所至畿輔重地無不殘破再匝月而我師會天下勤王盈數十萬日往來尾敵曾無一矢相加遺者終聽其飽颺而去視已已之役抑又甚焉真國朝二百餘年未有之變而亦二百餘年未有之恥也則八年以來所爲講求而過計云者果安在臣乃知前日之講求不過文具耳上以文具施下以文具應止博一註銷而止求其真功能不可得也前日之過計不過虛聲耳

劉子全書

卷十六 奏疏

三

上以虛聲聳下以虛聲誑止博一周章而止求其真幹濟不可得也嗟乎此國事之所以不競也今誠欲反前日之文具虛聲而一一歸之實著請自廟堂之上始臣聞漢汲黯告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我皇上聖明天縱仁昭義立未嘗不以堯舜自期唐虞爲效而至於淵涓宥密之地所謂人心道心之辨精一執中之功容或有所未繼也故遂謂無欲可以行王道乎且欲不必聲色貨利也卽一念偏倚偏倚不已而流爲乖戾一念執著執著不已而滋爲紛擾或聰明之太露或頓笑之輕假皆欲也有一於此皆足爲仁義之累而於此毫釐於彼千里尚能推而準動而化乎夫以堯舜之聖也猶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則仁義易

龔而欲心之難化可知臣願皇上卽殷憂以啓聖穆然深  
念反求出治之本日從事於湛然無欲之地而保任之以  
明天下之眞皇極皇極立於上而天下之治可次第舉矣  
乃其大端在於開言路臣聞羣言淆亂折衷諸聖然大要  
不出俞拂兩途而俞者時近於佞拂者多出於忠皇上虛  
懷下善無一日不啓闈闔之聽至不難以側陋登清華其  
於求言之心可爲痛切而惟是逆耳之言有足以格君心  
而定國是者前此時或以賣直沽名棄之卽輔臣且不免  
焉自此廷臣遂鮮以忠言進者又誰與決理亂安危之至  
計乎臣願皇上亟遠佞人旌狂直以開天下之眞言路繇  
是而推之用人臣聞一代之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  
其君子小人而已小人無才焉能動人主之聽狙詐近智

劉子全書

卷十六

奏疏

三

告評近忠刻薄近公恢張近任而君子皆無是焉程才之  
世往往棄之然而表樹風聲託孤寄命之任恒必於此屬  
之況有進於才者乎方今朝廷破格用人期得一人焉付  
以緩急之任而終莫有應者卽居恒沾沾自喜無不人擬  
平良家傳韓范一旦感之以緩急而束手坐困十居八九  
矣此無他程才於才而不程才於心也臣願皇上亟進君  
子退小人以用天下之眞人才至人主所與共理天下者  
惟二三良有司耳吏治之壞也築城濬濠制器增兵修政  
立教百方責備總成故事而第一義尤在催科乃至參罰  
之令行而賢者以培克取能聲不肖者以漁獵爲本計胥  
天下而爲蒼鷹乳虎矣況錢糧之完欠撫按自有舉劾考  
成自有殿最奈何朝廷親吏治以一參一復紛紛異政體

乎至於鑄及數十級絕於本官之品級無當罰由各衙門  
又於銓部之陞遷無礙法玩人偷莫此爲甚臣願皇上亟  
罷參罰以明天下之眞吏治吏治得而民生安無奈加派  
一事日有新而月有異也民窮盜起恒必繇之臣念此番  
軍興所費不貲不免又煩大司農仰屋之籌無已請開事  
例以通之又或停興作罷賞賚一切祭祀宴享之類皆以  
凶荒之禮處之如是者三年而後復亦可稍紓物力無徒  
復犯此不韙之名以起天下之怨也臣猶記己巳之役計  
臣分遣京堂以催各省直預征而預征至今爲民害況又  
重之以加派乎倘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加派之多終不足  
抵惟正之逋孰若先清其正供而漸豁浮額乎此收拾人  
心之大端也臣願皇上亟停加派以明天下之眞撫字民

劉子全書

卷十六 奏疏

三

生安而教化隨之惟鄉約可以教民睦惟保甲可以化民  
頑此則先王已試之良法而聖明所累勅地方官舉行者  
第未能設誠致力焉耳假令此法行而前日京師之守何  
至日查奸細畿輔殘破何至皆係內潰蓋平時故事舉之  
而有事輒掉臂而去遂有目爲迂濶者矣臣願皇上勅天  
下有司通行鄉約保甲以明天下之眞城守於是招天下  
之流亡以歸農流寇之就撫者久以室家田里之不保苟  
無所以安置之必復爲亂而北地拋荒儘有不盡之地力  
是在有司設法招徠卽以開荒之多寡定吏治之殿最至  
畿輔之地先臣徐貞明原有成績今當次第推廣法宜特  
設農田水利使者而行以久任之法視十年以有成則成  
稻田一畝卽可省東南之三十鍾而阡陌錯綜尤可以備

戎馬之驅馳此百世之利也臣願皇上亟重民事做古人  
井田之意以明天下之真積貯於是聚天下之農以寓兵  
三代以後養兵之費至今日而愈不可繼矣且也召募徧  
天下而人人有揭竿之思征調徧天下而處處有騷擾之  
虞臣請所在地方卽以鄉保之任行什伍之法仍給以募  
兵之貲卽爲牛種春夏勸農三冬講武則盡天下之兵皆  
化爲土著而所在皆金湯之固矣說者曰寇氛日競天子  
而欲自守邊爲陵寢一塊土計非畿輔之民盡化爲兵不  
可而臣以爲欲畿輔之民盡化而爲兵則非寓兵於農不  
可至於九邊之地在在皆以是推之則人自爲戰家自爲  
守尤安攘禦侮之長策也臣願皇上亟昉古兵制以明天  
下之真武備至於近日時事之最舛者如大內佳兵必釀

劉子全書

卷十六

奏疏

三

將來之釁中官紛遣終掣當事之肘大臣典衣以市廉而  
狙詐之智長小臣握敬指銀幣袖中相授受以交際而廉

恥之道喪懲貪而廉吏以強項成指成德禁鑢刺而賢方

岳以株連遣指申紹芳警官邪而詞臣以莫須有之案長

繫指鄭鄭以門戶傷善類而輔臣停身後之郵指文震孟

以私交斲公法而封疆寬失事之誅指張鳳翼丁魁楚等

則皆己已以來上下相蒙之積弊牢不可破者臣願皇上  
一一更弦并勅當國大臣溫體仁等痛洗肺腸以明天下  
之真人心真風俗真紀綱法度審如是也自朝廷以及天  
下繇一念之微以及於萬事萬化無往非真精神之運量  
以莅中國則爲真順治以撫四夷則爲真威嚴尚何外患  
之足恤而雪恥除兇不在且晚間乎計不出此而第求之

